

司空表聖
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舊鈔本

司空表聖文集序

知非子雅者奇以為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
機窮變角功利於古憂及遭亂竄伏又顧無有憂天下
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招拾詩筆殘缺
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一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其
述先大夫所著家諫熙泰傳及補亡名雖四處能諫
居史十六卷對
氏御史三十卷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惡自撰家史皆
別編次云有唐先啟三年泗水司空氏中條王官谷澤
纓亭記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

一鳴集

司空圖 字表聖

第一卷

雜著

將儒

銘秦坑

宣城遺事

辨楚刑

容城侯傳

移雨神

議李夷

上熊公書

天用

與王駕評詩

說書

第二卷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題柳柳州集後

休休亭

山居記

注慈仁賦後述

題東溪傳後

貽王進士書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與惠生書

第三卷

雜著

疑經

疑經後述

從東君後書

與梅浦書

月下留丹竈

與臺丞書

書屏記

第四卷

雜著

送草書僧歸越

絕麟集述

答孫師書

貶重傳

華夷圖

烈婦傳

說魚

第五卷

碑

文中子碑

盧公神道碑

王公生祠碑

第六卷

碑

王縱述碑

華帥許國公德政碑

解縣新城碑

第七卷

雜著

王公行狀

上考功

石氏墓誌

復安南碑

第八卷

雜著

題山賦

共命鳥賦

釋怨

春蕊賦

情賦

連珠

詩賦

第九卷

雜著

溫州仙巖寺碑

三賢贊

觀音贊

李翰林寫真贊

今相國地藏贊

香嚴長老贊

王貞公贊

相國老君

化菜雕刻律疏

澤州靈泉院記

第十卷

雜著

壽星述

羅英集述

觀音懺文

迎修十會齋

雲臺三官堂

十會齋文

注隱孤城述

陳車文

成均賦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

司空表聖大集卷第一

雜著

將儒

儒以將道肥其內也武以將威肅其外也未有內自壽而外能勦者嗟乎古之用儒其所寄誠重矣儒之將道必欲張其治也獨將之不足修其道哉分已之仕以寄于人亦由資衆力以夷大路綽綽然其甚闊也如有用於時者天下不幾_乎於治哉嗟乎後之為儒其力寔贏矣簡用以自持黯然而多口知所以任之於已不知所以任之於人而責之政雖用於時道亦削然不啻將儒之權耳且古之言兵必本於仁誼反是則一決之勇未足為武一智之謀足以奪其機知某吾道以制於未萌哉嗟乎道之不可振也久矣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道益孤勢果易凌于物削之又削以至於庸_{宋本庸}妄於武可也必將反是請先將儒

銘秦坑

秦術戾儒殿氏斯酷秦儒既坑殿祀隨覆天覆儒踰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紀思門王公宣城遺事_壯

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詔假禮部尚書按察宣歙池三郡既即治未涉時吏化民悅憂亡可為冬十月賊始自同安分濟入_{或作德}至_池公遣將陳疾以兵助守池州亦有僞賊少_州會其黨繼至聲言扣扉實欲轉_肅南陵公揣之如其計命葉衛進托青陽路誘故自彭門分公察其能決而易敢試之遺險無得輕動衛任去會諒者言寇少將遁氣欲生沮之度兵不顧既而趙險賊遂至軍遂委而逃聞二日馳驅以敗告公敗其達命立斬以徇諸將在南陵聞之者皆股慄以死級賊故青弋江得_{青弋在江}為僞_{南陵人也}人亦不搖失公前命卒國兵遮截之生得其跡白數十騎乃並山引退四月兇渠復大入而鄭紀王消亦自采石起援公安旁加禮且諭之曰盜慮情詐吾虛得之矣殺則抵虛以自

張急則始降而脫死無他謀也今席勝而驕謂吾城不勞而可級則據臂而東前無絲髮之礙矣若知吾堅壁待之其勢自以將軍第按甲按威以伺其隙慎勿與之驟戰也消意銳自州城日起四舍至南陵未曾食而陣遽厄之明日中貴人復欲敗卒尚四五十傷溺之聲與塵埃相雜而至江南非自怯弱卒北軍以為閭反開消敗相顧失色賴公前策消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中水乏而泉自躍出人心益壯克免攻圍之患既踰月中貴人沮撓無去意卒憤不能禁公以書讓之曰吏之摘燧者既不克勝而且仰食于民是舉暴以濟災也今將軍篡天下精兵控於狂寇而又忘之俾民不得治其生業何以稱主上所以待將軍之意哉中貴人詞詘趨發其親吏入里舍歐辱民馬公乘門望之度左右立提置杖殺軍俘貽不敢留自段日夕撫循常者寇復至者其儲蓄繕完之利到今穀焉噉公始以保境峻望為時憚服而豈恃恢濟之心人莫能見雖不得致其道以和平天

下然得境蔽障不測得賊取亦足濟庸而塞恨耳愚嘗竊跡門下受知特異數次見聞以聞史氏之稾

辯楚刑

楚謂獻賂者欺我乃連刑之酷哉曰彼獨登之不勝耳然其嗜賈之心皆達於卞子故連刑之無怨王亦卒受於楚國嗟乎國之嗜賈宜急於楚之嗜賈也必嗜賈上心達于天下則負材求進者雖黜於見疑亦未為怨必有釋其疑者則其卒用于世也可矣矣不猶愈于易其知而極其進者耶嗟乎刑與辱上之所以肆於下也楚無嗜賈之心下豈受刑上無嗜賈之實士豈受辱必待試門而趨愧哉

容城侯傳

容城侯金炯者本蜀廣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掠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識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庶生范生皆得修練之術委質相資因砥厲以致用上聞而器之

召見嘉其器局且謂毫髮無隱虞顧屬之歷試堂閤疑
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于婦
人女子媚撫文特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雖待
物無私方圓不礙怨妬者終惡忌積毀于上以高背
而不相割剗亦病於狹中不能以虛船混其跡也竟被
斥後有月缺之變時宮馮下款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
急召得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
城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姪師求皆隨為輕
薄子權成中或謗然自恣則候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纁
蓋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捕逮炯又
斷其為人乃復以謫廢歸老子家太史公曰炯之遠祖
當軒轅時以化服於祝融氏得厲于上能強記天象無
無其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
規模洪範耳物怪誕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
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舞光先生不名也子
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宏亦以精鍊見重觀炯

雖任用枕藉唯恐火塵不善晦匿果為邪枉所嫉幾不
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移雨神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刻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
得請民大喜且將振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
百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幣牲神之勤於事而祀
焉今始怪其施以惑疲民是神急天之職也必希民之
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焉于天歸
惠於己是神據天之德也推恩何以為義利勝權之積
何以為仁急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教者何以為神
假曰非吾所得顧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上是亦徒偶
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護民不可久侮竊為
神危之奈何

議華夷

議天下之大勢者滯而拘古必曰國于德剛而簡謀必
曰弭于威是皆不足說陷危之機也必潛機于謀潛謀

於險處安可以壽宗社之數矣前古迂儒瞶耳據據滋惑不能中令之急病而近朝有心於經制者社司徒之治適孝安已之地志元中書之安達不謂不馳聘于古今成敗之際也唯賈僕射既并邑通華天綿絡山川據圖摘要繁而不齊可謂勤而至精者矣雖然量力救時當置遠荒于度外國文事有追惜而不可形于紀述者或關防戰而不守或控制議而不行或倉庫奔而不保利害之效可見于斯愚是以執而不厭也雖失之已久得不慮哉

上撫公書

再拜伏愿以布衣犯將相之威者近皆相莠率為狂愚是輕薄子不能以恢然之量待今賢傑也相公得不念之耶某述拘世累而業久于山據古勒今思有所藉著羞竊惟近朝據重位而勇踰功名之列恥天下有遺材直吾相國也又敢求吾相國之心所以未忍弄生民之望者固非滿于富貴豈不以常持大柄事或阻心且

復他張俾無遺恨於不朽耶愚以是竊非有以今天下之福矣雖在於至愚猶有輕慮誠以相公既嘗有得賢之盛將尤以惜失自持既嘗獨決機權將尤以事不足問則黨附之嫌或興而舉之適可隘耳請陳其說夫用人也國得矣亦在知失之不足蓋為明則備者德而實者勸且無傷于愛士處事也國濟矣又知謀之不必自我為知則曉日廣而神明不勞且無傷于好謀是道也蓋拉賢用之而不竭相公得之而不疑坦懷至公自無愧古然後文尚制科之選武先西北之度前年已上蜀知書抑簡詆以指空峻規程而括楚則病應適時之宜盡矣此皆相公夙自貯於沉實而小子雖吃悖不能面發願激揚於片詞耳非為挾利之資也抑自古鈞奇而售跡者既多以分憂勤無所合且寔必供職機方見其第一非散率易併跡專威干紀之跡則不復自同輕薄子以為疑懼俟命再拜

天用

村蹊而驚提者不待賦而後食蓋濟己之約得以自任也龍雖善致風雲然必有所乘而後能施其澤吾知其不能自神矣苟專其用而汲汲於濟物亦將救禍之不能雖川后岳靈孰可挽其所守哉噫時乎時蓋賢拙之所宜案唯用天之用然後功約而濟博

與王駕評詩一本有書字

足下宋伎之工雖蒙譽于拙賢亦未足自謂必俟推於其類而後神雅而色揚令之藝藝者反是若即駘而斬其病也唯恐披之善察樂之我攻耳以是率人以設莫能自振猶哉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于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池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起味澄復若清汎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勸而氣靡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德仁華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厭後所聞徒稱淺矣河汾端鬱之氣宜經有人

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沈讀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泉境借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于其類豈止神雅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有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擇選聖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道之不疑

說焉

驚卑同類有巧拙之目里人據其寢始就而拙者連舉其間巧者繼至必擇而逐之併之他室雖重推亦以為恨里人不能決其去留者蓋辯之不早辨耳應仇之所工豈能自固其室已或為拙者所沮人尚惜之然則賢不肖之取舍其利害于天下何如耳治亂之兆孰易于此乃繫于所擇後先耳可不惜哉可不惜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一鳴集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實於適口者若醎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醎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飢而逐艱者知其酸醎之外醇美者有所之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有六義則諷諭抑揚諷諷溫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微格在其中豈妨於適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大抵附於寒澹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意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常自負既久而通覺然然得于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水輕著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偏分兒道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擇

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箇松涼夏健人又川湖虹照雨樹空鳥樹人得于江南則有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由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棹悲滅風和鶻喜雲宋本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離聲帶晚飢得於亂亂則有弊驕思故第鸛鵲火佳人又鯨鯢人海酒懸懸疎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暮聲花院閑僧影石幢幽得于夏景則有地涼清鷗夢林靜蕭僧傲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苦氣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弄鶴終早得於郊園則有處政春早漆猶有水禽氣上句綠樹花入得於禁府則有晚莊留拜月春暝更生者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恒道則有客來當意慙花餘暹敬成難庶幾不瀟于淺澗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七言云送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喚池漲春漲滿小欄花飄午晴初又五更惆悵理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故園春時未有又嚴對元日日歌午

作又明年上句甲子今世皆不拘於一舉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詩格此外十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倘復以全美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勉旃某再拜
宋本此三字

題柳柳州集後

金之精麗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于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思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投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斷路以為助敵也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每若掀雷拔電撐扶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弄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為道遠非無意于潤密蓋或未遑耳今於筆下方得柳詩味其深複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玩精極思則固非環環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蔡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

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傳哉感後之學者病殘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稱戴者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梓後之論評者無或偏說以蓋其金工

休休亭

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其一作美在禹司空氏禰貽休休亭本濯纓為陳軍所笑愚竄避輪紀天復喪家歲滿給人安既歸葬於壞垣之中構不盈丈然遽更其名者非以為奇蓋謂其材一宜休也端其分二宜休也且老而曠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墮長而事老而迂是三者皆非致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盡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也其一曰闍願謂吾日常為汝之師也昔端於道銳而不固為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歸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匡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諸弟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

東北極自開成丁己歲七月至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
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休休休一本止休字且又致而
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於家國矣復何求哉天復癸亥
秋七月記

咄語休休美矣休休多性靈思識是長哉閑處著休
休美莫一局碁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
活人黃金難買堪時錦若曰爾何能答言耐辱撲

山居記十條

中條踰嶺津東顧拒虞鄉繞百里亦猶人之秀發必見
於眉宇之間故五峯頗然為其冠珥是艸蔚然涵其深
英之氣左右函洛乃滋煩濟賞之境會昌中詔毀佛官
因為我有谷之名本以王官廢置在其側今司空氏易
之為禎陵館亦曰禎貽云愚以家世儲蓄之祐集于厥
躬乃像刻大慈政新禎於西北隅其亭曰證曰證因之
右其亭曰擬給志其所著也擬給之左其亭曰修史易
其所賦也西南之亭曰濯纓濯纓之窓曰一鳴皆有所

警堂曰三詒之堂室曰九審之室編其壁以撲玉川於
其間講到國朝至行清節文學英特之士庶存警激耳
其上乃之亭曰覽照懸瀑之亭曰鑒心皆踰於釋氏以
栖其徒愚雖不佞猶幸處于鄉里不便不悔處于山林
助無天伐亦足少庇子孫且詎知他日復觀時容訪陳
跡者非今茲誓願之証哉久于斯石庶幾不昧有唐光
祚三年丁未歲記

注惡拒賊後述

武宣之間藉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
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游之條猶武時道文學以飲
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譏損致懷于累千百言亦猶虎
之餌毒蛇之飲鐵其作也雖震所林鼓浪濤不能快其
咆怒之氣且料爵之設是多得于彼而少喪於此宋本
少一修其虛而欺其實彼或一作充然自意而又以拱
熙相持曾不知謂設于暮刻之間一作日月註于暮刻之間婉婉而
螢腐耳然則著明亭于弄黠而猥以惡狂爭勸千載之

下吾知後之作有歐血不能達之者矣其所得何如于彼哉且上自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于文學者多矣豈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西墻而憐繆者何翅于此耶愚而迷雖已志道其進壯懷艷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是以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撰英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于虞君且凡果精英一作素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策一旦憤抑肆其華舌亦猶武人逞怒于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于讎敵必貽家國之患矣然則掠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應哉

題東漢傳後

儒衣而武弁者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持之者矣君子救時雖切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歟元程之徒然致鈞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宋平無此字以區區之身雖此字殘球天

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訪人其意未嘗沮物彼亦不厚其妻利害可見矣且驚駭不萃其暴勝不足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為瑞也况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收歛以至於大亂哉惟據正而能屈已者庶可與權

貽王進士書

辱示製述甚非所宜敢不以所說陳於左右哉楚宋交怒而使在其間宋人有得王于境者過楚使適至誇示之楚人謀沮其王請先譽于宋國既獻宋果怒曰王產於吾土而價張于吾隣是欺我也果售今吾守道固賄且竊文學之譽是邪競沽虛名之讎嫉也吾子之才固奇矣乃以所贊寘於吾懷是王未適於市而樂者已盈于門矣必曰不技知于司空氏必曰不受知於司空氏則雖吾子之奇必足達得志於時矣舍是無他術也所說益映不敢發押李群其意勿冒時之所忌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洛自西北趨大河蓋同源於積石伏而乃離發而復合
耳故其水皆渾而悍暴難制然左輔土田賴之為膏壤
堰雖勞不可廢也而又振泥和厚水勢益仰去故治之
治之勤日倍也大中末州南堰壞久不能復比歲旱蝗
閭閻尤困咸通五年太原王公自中書舍人出牧是邦
思所以利人者士易於此乃省公用節私費僦徒賦役
躬親率勵得健吏于延授以成規亦既集事而中作雨
甚川壑會流雷風驟雨而鼓之益肆狂飈雖有力者堅
百仞之年豆為其防亦不能禦勢明矣必俟志誠克敦
旁資感効耳公素往河壩疏陳牢謹既以陰雲潰穴功
倍人悅翌日堰乃成水折而東皆若導而徒今邑里交
賀合樂以迓之流聞京師中外以為國慶時國家兵後
屢興漕輓已絕故自淮亦至于河漕之交百數皆利人
無所仰視之者雖已得食亦若銜饒而返震飢年急何
以振其成力哉閩中不涸之賴必本是堰公果成之以
明大計雖就亦決閩而功緒足遺後人矣七年秋急自

詣復展嘗見之漚出次近洞僅得其事因著于篇以彰
勦濟之志云

與惠生書

足下其贊於天地之間三十三年矣及覽古之賢豪
跡慙企不暇則又環顧塵幾自知不足為天下之贊也
噫豈非才不足而強者耶雖無丈夫志業臥之猶恐自
錮誠不敢以此為憚故便文之外往往探治亂之本俟
知我者縱其狂愚以成萬一之效壯心未決俟仰人厚
今遇先生評議得以盡論願修本討源然後次第及於
濟時之機也唐虞之風三代非不榮也賴聖人先其極
而變之不滯耳秦漢而下時風益澆視之而不知其榮
矯之而不知其變質文要辦法制失中侮儒必止泥儒
必削則士大夫雖有自負雅道者既不足以鎮之而又
激時時之怨耳漢魏之際其弊益極極馬融胡廣之流
流故李膺書而峻議何異袒籠之俗則王衍簡而清矯
之而不和滯之而不顧始以類聚相扇終以尊貴見嫉

以至於國家皆弄不悟也悲夫故愚以為今欲處時之病即莫若尚通通不必叛道而攻利也蓋則驅之以僻已樹政之莠莫若尚法法不必任察而嗜刑也弛則忘之以陷人捨此二者伊周不能為當今之治苟在位者有聞于愚必先存實以究實鎮浮而勸用使天下知有所覓而不自窘以罪時焉愚有必不能辦之于言者有之矣未有無其心無其言可以垂名於不朽者且一家之治我是而未必皆行也一國之政我公而未必皆行也概其間量可為而為之當有以及於物不可為而不忘亦足以信其心必曰俟時而後濟其仁蓋無心之論夫百人並迫于水火可皆救之斯幸矣不可皆拯則將竭力救其一二耶將高拱以視之也幸先生以質於時賢審其有心然後編次第之說再拜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

一鳴集

雜著

疑經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之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否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為魯不為周耶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為晉侯諱也天子豈不為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如欲盡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于諸侯之史是悔恤其實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入責其稽命則曷不書曰天王使某實金倘以取金為不文宗平無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資金亦識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文誤

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裁合是而譏訶皆小
小者爾

疑經後述

愚爲詩爲文一也所務得諸已而已未嘗掇拾前賢之
謬誤然爲儒證道又不可皆無也嘗得柳子厚封建論
以爲三王樹置蓋勢使之然又有是甚弘之辯蓋其多
於救時今夏孫郅自淮陽賦所著新文而至愚雅以孫
文不尚辭侍之頗易及見其卜年論又聳然如故今鍾
陵秀士陳用拙出其宗人獄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
駭博精敏足以下視兩漢迂儒矣因激刺賄乃有疑經
之說亦疑經文諒耳蓋急於時病言或不得其中亦欲
鼓陳唐之銳氣當有以復於我耳時光化中興二年

復陳君後書

吾既以疑經爲後述矣今年夏陳君果復致累百言且
援殷梁之說欲以質吾吾熟視其書率意而答之足下
所復云云非不知也且夫謂之求則固當僭受其譏矣

雖然勇姑之疾且發苟力不能制其悍婦則必羸其聲
求哀于一飯豈忍謂之乎吾本朝之臣耳豈敢誣其苞
茅不貢之漸耶千載之下必有知言者不多譚

與極浦書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
可置於屑曉之前也象外之景象外之景象容易可譯
我然題記之作目擊可圍體勢自別不可廢也愚近有
虞鄉縣樓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
聲軒卑駐晚程即虞鄉入境可見也又南樓山色秀北
路已偏清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其柏梯之
作大抵亦然浦公誠爲我一過縣城少留寺閣足知其
不詐也豈徒雪月之間哉佇瞻山後看花滿眼淚迴首
漢公卿人意共春風上二句哀多如更聞下至於塞廣
雪無窮之句可得而評也鄭經事不罪章指亦望呈達
知非子任筆

月下留丹竈

詩題五字乃直莫仙之詞也。仰陽茶熟。人或聞其山
實。吳齊持檢。檢有踏空而至者。涉筆附極久之。乃罷
去。既而驗視木文。則字皆隱起。成列矣。某年中。康帥上
聞。且命踐其迹。跡藏於郡。解其後。爲刺史李岫所得。今
傳於孫君。豈精吳之所感致耶。光啟三年秋八月。既望
。愚復覩於王官別業。迹雖顯奇。道必體正。故爲物怪
之所中者。見之莫不洗然。蓋其事日擊可數也。吾知扶
邪。快以胃進者。亦當膽慄。自廢。豈供國內然。屏而後辨
斯妖之說。態哉。紙之全篇。以志誠敬。且期自警。云。泗水
司空氏記。

月下留丹窻。瓊造樹羽衣。吳香人不覺。殘夜隔分飛。朝
會初元。風蓬瀛。舊倡梅瑤函。真跡在。妖魅敢揚威。

與李五書

中丞閣下。某者。常從其友於都邑之部。其部更有吾
輩。卉木者。或從之。需于都下。未嘗不亟售。而還人謂之
曰。里市所貨。皆資生之所。問尚有提之汲汲而不克售。

者。今吏晨往暮歸。未嘗少滯。其所驚何哉。豈曰常植之
道。雖卒於天時。亦且計於人情耳。蓋視其人。夸其居侈
。則所競者。必欲朝短其絕夕。味其實矣。彼或以動止自
處。所植必慕賢良。吾皆掩之。各街其所欲。焉有曝薄之
惠哉。今閣下前爲小宗伯。實振惟公之舉。衆不孤吾道
矣。况憲府僚屬。某本朝之輕重。是尤宜於揜擇也。會昌
中。杜牧之爲補闕。陪賀客於孔氏之門。獨傲板而前。言
御史丞風威在取人之得失。乃厲群。馬今有邪實者
。乃群之猶子。雅志貞。偶且以名節自任。其所任其所爲
。亦足觀其所志。應以是軼有里吏之說。蓋持吾憲。丞不
薄矣。且自古推心。苟不望報於其人。則未有不堅於若
。效者。愚所任不私而已。苟謂言者之輕而舍諸。亦非敢
以爲恥。又有王駕者。數休之役。於詩頗工。於道頗固。但
其所知方在顯清之地。不敢越境。以輸其珍耳。所與論
詩一首。亦無纖膩。其他當供閣下。孫人相報。時艱而後
。敢以志。某豪之事業。者達於執事。庶不絕之憐。敢也。再

拜

書屏記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
其大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
誣也國初歐陽一作度之獲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
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戴宋本無從宋本無事於南於國題記
侍御史退居中條時亭忻州或亦以草錄著稱為計吏
在蒲同輒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為祝壽凡四十二
幅八體皆傳所題多文選五言此下一本有荆風動秋
草遶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或紙小簡
於其下記云怒視扶石渴聯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
清且披翫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遒
氣相寶奇功無迹宋本無儒案之寶尊踰此屏也但二
者皆美神物宛愛必當登壁于中流飛鉉于烈火也殆
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運亂自廣邑居負之置於

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陟軍復入則前後宋本無所藏
及佛道圖記共七十四百卷吳是屏皆為灰燼痛哉
其時令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顗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
評論同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其宋本無精于賞
鑒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三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
衡涕淚錄證記之宋本無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四

一為集

雜著

送草堂僧歸越

僧之俗尤惡去 伎於文墨者華氏流寓而至則逆
發其素笑弄札牘之類以快既自容矣又雖沮繼至者
若不勝其怨噫是華古夷心而又善之者矣洎天下將
亂劉雖吾里其風亦變果僧荒之流氏亦多矣僕或未
化亦其益孤不能自振苟聞志于吾位則必躍而將之
矧踵門而勤請者耶習先僧生于東越雖幼落於佛而
學無不至故迹跡遒勁之外亦恣為詩以導江湖沉
鬱之氣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雖孟荀復生豈祖之哉
今聲名內殿且為師祭足以光于遠矣永嘉西亭康樂
勝遊之最是行也為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絕壁

絕麟集送

寓在石門年秋八月恩自閩後寓浙上所著詩詩累年
首題于屋壁且入前集士成春復自檀山至此日敗症

作火土二曜叶力攻凌可知矣冒沒已多幸無大愧因
非膏恨而有作也尚慮追魁將苗見之懷然於我者蓋
此集雜言實病於勇氣亦猶小星將墜則芒燭驟作且
有聲或其後而可駭者將寔裂月扶之而共肆其憤固
不能自戢耳今之云云况恃白首無復顧藉然後之賢
英能喀出肺腑以示千載亦當不免斯累豈遽吐吐耶
知非子述

答孫邵書

孫君足下所覩累幅皆厚責於我是足下勤於吾道必
欲起而振之也何以克當雖然始於選者皆曰吾之必
誠也今愚獨以為不誠自訟亦誠在其中矣幸足下詳
其旨古之山林者必能簡于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
坐然不能自勝于胃中及不識于退者然亦窮而不推
辱而不追者蓋害已熟雖進亦不足致時耳被一飯之
蔭或請濟於其郡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結之也矧常艱
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爵秩求天下之賢材將與之共

拯其可治虛而自集耶且自古賢達用捨之際當俟至公物情而後天意可見雖事執大臣之非心亦不能舉天下拒我之意也况足下一布衣其可獨私于我哉書曰龜從者從則人亦不違天笑足下所示勤勤如此而數舍之間果致失陸是非有物亦欲沮之耶始吾自視固缺諱今又益疑其不可妄進且持危之術制變之機非險懦之所克辨也愚雖不佞亦為士大夫獨任其恥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責陽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于大憲哉其所為者或奮而不放匹夫匹婦亦可為之孟子所謂非不能也足下粹於道義耳其間亦有未盡於僕者勿多譁再拜

殷章傳

殷章者不知何許人咸通十年吾中第在京章以自甄為取者亦無異於他儒也爰歸蒲久之力不足以嗣給乃謝去歲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應寓居崇義里

九日自里豪揭瓊所轉匡常平庫下將出羣盜繼至有據戈拒門者數視良久乃就持吾手曰某殷章也係虜而來未能自脫然願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張將俾急下士且幸偕往通他不且仆藉於濟蘇作赴中矣愚竊以不辱章惇然泣下尋至通衢即別去愚因此得自閑遠門甯過至咸陽橋復撈者辨釣濟之乃抵郭縣

贊曰時方治平士君子足以相濟而禍亂之作必屬投者乃能脫事患古人所以安不易危耳且章之服役吾待以常備耳及陷于死竟賴其義而獲免吾知他日吾屬報其所奉累致不愧於爾曹耶乃志于篇期以自警云云

李元圖

辨於微而能制之者勝也審乎要而能傳之者險也勢所以次用奇之智險所以濟經久之謀雖英豪復生亦亡以易此論也愚中外家世究天人之際而不肖者更

文家本注文自喜不能屈已以救時他日雖苟行亦不可追已失之機失苟危極而變當常之役生者耳煢燼所殘尚存賈僕射就方域之志披圖校驗成敗可知以是愍上未能然已千載之下必有知吾言不昧者司空氏察鵲亭記

烈婦傳

河南密氏朝已令年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氏叛其陣李塘磨走蒲令挈其孀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持令燼其首志必死之令妻敵捍逆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于府參之酒席醉亦馳乘而至噫死者教矣遽踰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濱渭得傳聞于里中梁生圭言樵史讀者苟選和平日記王庭琛瑞之美誠孝矣然樵史之樵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為負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者皆賴之豈徒性于視聽哉愚以為知言者乃著其事也贊曰昔千金之貨非止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况臨危

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和益足以獻之而白反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懈者也豈化漸之有自耶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觀魚

蒲之東七十里山秀而瘠故其水迅激不能蓄鬐介之族者於方志為王城谷司空氏曰預貽漢其巖瀑尤為峭峻愚常派野子度欲資涵泳之觀或致于他所亦不更夕輒恭去前年捧詔西上復移疾事下則鄰之佛者遽至言石實泉隙魚皆瓦物愚熟念竟不能究其說而佛者謂吾久于是溪雖才番而命弛然撫其愛育之心足以達其物類蓋斯魚之產是欲信吾心于方將耳而愚尚以為愧也且此下一字為羈涉歲而後魚集于故山之泉彼能達吾之心悅幽而達害是有物致之且惑愚之妄進姑欲全吾適而保遐安耳敢不自警也哉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四

司空表聖奏第五

一為集

碑

大中子碑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年。宋本無年字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而廓之以供我唐。亦天命也。故唐街教公皆。宋本無年字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負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聖恢之柄。投必有施。巨款之積。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充。賴於我寶。為貞休之期。一平貞下年說字

唐故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子章。范陽人。盧氏出于齊齊之始祖。以姬周克。享于仁。乃佐文武。定天下。能刑之。後其裔孫。又能以大義匡奉。且敦諸侯之患。宜其有代。法藏矣。及拓拔隔幽冀之域。士人之整衛官姻。不失其舊者。惟于州黨所

為甲門高齊恩。道公為黃門達公八世祖。曾祖某。官祖某。官皆以德義顯。本朝先公諱某。兼以儒術吏治。歷任終某州刺史。娶清河夫人。生公公。校德秉仁。而該政速。大濟之。致學於為文章。故未就鄉學舉。則時輩後生。皆以為傑出。雖文場朽滯。然時者亦歷指要。顯不敢徒以負地待之。會府方重。首薦公為主試者。所強舉子未放。其業於主司。則雖門投費者。已數百輩。時宣宗親意。文治白衣。稍出。沉類亦往往上聞。故公中選。甲科。第則特制名臣。亦以得人為賀。皆為儒風。陰管當繫于公。累辟諸侯府。亦以公去。就為輕重。御史丞將選。察為逆相。告約。院及外班之限。臺命已行。太夫人在洛。乞以微秩就養。拜國子博士。分給貽十年。公議所吏。還侍御史。專領東堂之務。微起居。糾司封員外知雜事。正色諫言。舉劾不撓。遷司農郎中。時宰所忌。出俸宣武軍。以餒之。未更歲。再入為某曹郎。遷拜萬年令。大京兆。每引見。必優禮。言則規。舉諸曹請事。若奉嚴師。其政可知也。詰命極選。

所以內訓百辟外訓四方元和中若韓李二文公裴晉公令狐相國元白李淮南鄭處內外制之任征伐約束飲助大朝其後取人多以時望望勝則人以地優用輕則才以勢軋庶而不忤乃屬于公拜某官知制誥無涉筆委薦則同列尊臨罕相詳議大政亦僕入直乃行前役六年編錄益簡賢一時之典則也丁內憂哀毀逾禮士大夫莫不感涕免喪拜僕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前強是邦或出禁旅拒畏內臣護軍劉重長堂賴豪侈傲視廉使索新蹄貨得以自專及公至鎮待之有節重民雖漸欲東故態索餽公舉其壞政之甚者而數以挫其鋒氣卒俛首受教確不外奪人自難息矣還江嶺宿兵邊戍之食滑州軍營哨探迴聞折天旅及駭至墻下吏士慄縮暗請開閤拒守公曰彼求食所迫未聞肆毒吾因而撫之莫其逆善若若唱其惡彼畏影聞則懷疑蜂潰矣廷議力未能制且當過有一作通所歸奈何及開門其氣略名主將親諭之果逆感悅一作而東還出境人

無罹其患噫古所謂仁勇難哉其他惡愛廉平猶可擬諸故老和公報政當序且懸文柄之命推待所沮事未克行及此傳聞中外推敬故宰執得中其所志冬十月拜禮部侍郎群策之喉聚勢門欲以浮論寵駕主司者迎自咎其牙角洎入貢署繞引明經則美稱已詳于外選大駕南幸乃中輟入至今惜之明年春自都潛出二月至中條舍於華吏司空圍被疾疾旬方至洛由漢陰詣蜀舟行迂滯尚以後至授國子祭酒公論道嘗拜御史丞兼左丞東掖端良風威益振駕迴未幾又徙步危從於寶雖至襄中岐蜀阻兵食俱困主相深念計無所施乃拜公戶部尚書領興元留事知節度使事英烈之後百姓送窺公躬自招撫且徵賦食山吐相勉貢輸軍聲大振時議以為蕭何大勲寔非公不濟上每徵容復異許以入輔者數矣公臥謀乞退至京尚以檢校司空太常卿時庸還尚書右僕射自古澄汰稍厲多礙于時苟害失實則受制群黨驅之僻敵反為國病矣公謂執

律在己足以正人未嘗感愛惜之言連出升黜而尤者
自去明志亦彰又古所謂得大臣之體者乎仁哉累獲
保傅尋以檢校司徒致仕從堅請也大儒移孝公自華
至洛天祐二年九月十日寢疾薨于長壽佛宇享年八
十六嗣王輟朝贈某官謚曰某噫古之碩賢或享高位
上壽蓋尸其柄者時顯至公以警于昭幽俾為善者不
悔耳公孝于家勤於國宜於人既如是而報應又如此
果使後之追企者唯恐不逮以邀福于神明然則善人
之化於人雖沒世而彌彰矣且家邦將盛必有所繫蓋
感致之故當究其源耳初公既屬文太夫人知其友愛
諸弟且令相敦誘故諸弟子亦能師慕就其所業及公
中第即入政改攝導進取果歲經捷皆藉于顯地祿養
之榮孝致之榮一時罕及也推是而言則詩所謂施于
兄弟至于邦家公宜與聖人之徒亘百代而合契美哉
公介弟尚書公紹尤檢勉亦能率其子弟俾勿無違者
仲弟治考功郎中季弟況右補闕從事洛都留守府蓋

雅族積祐有以保持公以其年十月某日附葬于顯氏
某鄉某里禮也夫人姑臧鄭君李氏柔順明淑叶公悉
卹內外孤嫠賴之獲濟先公而終孤孤刑部侍郎唐實惟
累嗣政材慎行而寡說不能入第唐左補闕蓋唯謹
目為令人有以見綿祚無窮也自昔揭大名標大望苟
無其寔必若負重而趨雖非有力者折之亦當自斃矣
宣懿之際士類方競其間與公別著親友之分者前之
當世止有數賢皆還可萃天下之流風進可荷天下之
大任殘則金石之紙史氏之筆謠皇容易而品級幾千
載之下必得其人蓋知始無愧耳今年秋八月愚詣追
洛拜公床下明日離謁蒙手教以詩且有釋氏多言甯
分深之句瞪視不言若屬意于紀述默至感悟誓謂非
才況素履謬庸三配備發雖有文告之工亦莫能詳悉
然則刊爾信是門人焉得為識銘曰
姜佐宗姬仁移於誼晚及厥前亦振四履却絕扶微蓋
延世祀戰國橫漢獨營士風漢氏之東祖顯大忠黃門

魁偉州黨所宗達我大師教義足維出入允宜萬方廷
萃珍瓊叠委侍公為瑞宋文慎擇列當殿座乃訓百辟
國事洞疑王旅阻飢惟公是密冠裳奕奕禮儀是則公
庸乃陟或點註此二字道之亨容歡喜熟威華崇之趾吾老
於此此二字壽祉皆松報德照披日星摩地戴角饒石張
銘濟我淑貞勗爾後生

太尉鄧王公河中生祠碑

臣伏念天一作大人之度靜則統和於天化動則保定于
中典莫不肇機元符已濟昭登之德旁徹幽契亦申叶
佐之能內若彌綸外宣風績克延休命共贊昌期難復
地輔登皇星樞誕聖八極壯斷菴之表百靈起駕象之
虛信謂元方猶勁致人至若錫戈祚王賜履身征止園
九合之威亦賴五臣之佐苟虞此年皆定作世霸業克任賢
況頃者運屬履危時當載難需然尚操于域北蠅鼓方
駭於沸騰欲拯機沬是資傑出漢廷劉履名臣之禮拱
皆優烟閣丹青上將之風被如在我國家之御歷也厚

恢周德寬富人藩千古而獨駕雄國卷八荒一作而
同開舞城宏材構役常扶不拔之基嶺俗傾風盡仰昇
平之化皇帝明融睿作剛體乾行深研不測之機廣被
無私之照常經多難時亦濯征掃氛殄于靈旗碎餅鑿
於天斧文思緯俗斯貞觀之英國神武定基符開元之
大畧克諧注意本在知臣叶風力以康護駕昆彭而駢
麟克敵中外保奉宗祧大順三年月日首啟陟明累宣
恩詔以命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加檢校太傅兼中書令
河汾蕃寶間闕資祥代濟賢業得詩禮自標考肆難
歲約蔚之姿本侯達達果振螭螭之舉武膺妙簡兄若
宏規不有褒崇孰明獎勵且自古英達致用風範相殊
或則以理為先化則以人為本雖或議奏草昧名列
良莠衆觀之羣儒皆令贊像推南山之汗簡盡使書熟
尚有間然孰當全美道之必合聖亦罕言大易所謂窮
神不行而速嗛人所以垂訓不令而從蓋率以事先用
如響應公幼推至性動必有方色養不違友于義俗在

聞底而惟謹處鄉里而無尤街公靖知定所儒宰坊另
烈與公勸貴能事長果保忠良是乃化已行於人子也
且移孝諸忠自家移國信風行而聲偃若傳命于置郵
故亂離已前委寄即重效彰理劇載著錄矣謀突景于
西河蔡遂臨於分侯卒未及晚寇已陷城僅仆如蚯蚓
埃鷄日公乃唱大咽振義聲招解通逃撫捕瘡痍綠
難救浙聞崇都挂懸壁捏滑消沴氣攢聚東夏饑饉西
師四海振心盡攝鯨吞之勢重閭失險獨當眾寇之衝
壯我金湯剖其牙角皆控滔天之暴非徒將境之勤大
寇既逃都封共慶遷求嚴任今切廟宇堅固功益彰
赫操是乃化已行于人也且郵刊育物柱堦王論于
兵法之中亦叶道家之理雖職同九地或于危地爭先
術用八門乃以生門為上勿輕士命方保眾心咸哀之
由寬猛可驗雄名震敵忘惟在于殺降陰德傳家慶本
足于慎微公明唯慈意在賸殘深防巧詆之文每用惟
疑之典或有狂妄自挂網羅罪皆止于一月思必加於

百口神明洞感福祐宜鍾是乃化已行于軍中也夫約
已結人招懷必信推誠體國操臺自平公實寬宏且無
猜沮每示坦夷之道不行諛佞之言延納孤寡優容條
吏位雖益重謙則惟光泛愛皆周口口口口宋本亦
空三字見賓
是備禮者英靈極于詞林將畧求材劍戟自森於武庫
况路當衝要時將師徒使車旁午于軍中將迎益至羽
檄交馳於境上談笑忘疲志切匡扶義唯尊戴每承詔
命若覲天顏亦常因拜恩章大集戎旅誓堅金石同報
寵光保九重高枕之無憂絕五夜甘泉之有警內則頒
宣朝旨外則鎮撫人心竟用微知到今繫纜是乃化已
行於藩閭也且將國豈遠必正本源序與騶期吳能勝
樂餘惟德固乃可移風荀曰聚人必先濟物公知負四
方之志家無一構之資意氣所傾要豪英感今則欲均
公用不樹私恩勤有常規實無溢費上勤時貢下贍軍
預月未及於授衣士已欣於扶纓農尚觀勸役不奪時
閨市肆征辟無滯貨利無推於近里惠豈計于偏口廉

尚虛名多仍舊制雖風亭月觀不增遊觀之幸而城隍
軍營足壯藩方之氣均能勸勇偷足養廉誠滿持參居
豐慶約是乃化已行於閭里也率是五者施于一方董
為和氣屢致嘉祥故得疵癘不生蝗蝻相繼自荒渡河
之深如匪遊境之蝗蝗謀供與人無恥格狂僭漸省俗
頗惟康貨殖散紫井閭嘆咽街無促步巷有安歌壯千
乘之威稜冠三河之富威閭防旦敵雖保鳴難徒信宵
行罕聞吹犬此蓋固存小察唯恐大綱用弘寬簡之規
克積雍熙之運景福元年正月上自將佐下逮鵠貴五
郡縣屬四封者文共忻弘庇請建生祠牢祿累陳至誠
難沮五月日都押衙錄事參軍又請議軍使特進思猷
請奏別立碑紀上亦術從人顧有命微臣伏以祀典闕
文朝恩特允雖或徵於近史亦宜本於衆情丞相仁傑
之撫疲羸僕射元振之安民夏留威瑀魏範吳誅豈
不若峻峙在前人皆仰望洪流非遠日可窺臨所以別
創祠堂歷陳衆說者蓋皆蒙天利並荷聖功願申報德

之誠列置播度之所且公抗節右族著籍本州頻沂水
之華宗映晉陽之實胃蓋職日下輝映闕東前修則家
牒流芳後嗣則卿材森列公先若敦華早振政績預彰
已結義于鄉閭仍棲思於部伍永言積慶實異他門况
元昆頃鎮河湟遠推秦則仲弟鎮臨北地惠愛斯人幸
弟植性識沖宣勞宿衛況乎今陝州相國能傳善教大
濟仁聲長子確故范平陽孝子瑤今為憲牧並遵訪誠
皆果肅明諸子等底列鍾彝竊侍祖殿慮忘承家之訓
方茲視履之祥而公又領藩之初也深自竄伏遲於推
奉趙人煉穴蓋虛求賢晉國乞盟始聞定難既抗言而
誓衆方獲涕以登車聖慈相惟風雲動色宸衷風注寵
詔遠臨致問境之允洽固本朝之是衛况家世光烈治
陟殊尤泥需安得不歸士庶安得不戴且自漢儀重整
國室南寧三載則橫被隍區九內則深望王氣山河並
壯日月猶新心著連營雲雷震於北落股肱重侯寄柱
石於東門九則分憂舍膺異選宜其祇崇棟宇瞻奉威

容上顯聖惠下諸人欲杜當時之盛美標曠古之殊榮
美矣哉臣竊本寓居心非昧利久懷簪笏竊聽誰誰弄
恭獎于經綸素慚鴻筆因嘉庸于簡冊先珣珣方構
編修敢辭紀述銘云

貞符奉我誕命維眉壽三古字龍萬方雲蒸日煦書
肇環毓基仁積厚祚德遠昌數有陰矣時嬰否隔海岳
搖蕩神祇憤激軒僕去衣穿勤其戚皆安寵利宜恤社
稷殷憂將建興運有閑涵濡動植輝斥雲雷地爰重正
天統更恢時庸乃瞻共致康哉寶鼎傳銘雄圖作圖儀
形九牧光昭百度成濟家聲功宰國步肅人熙熙是禘
吳祠孰歌且舞童頂鹿肩何以祝之祝公之福陰夷不
渝保是寵祿何以祝之祝公之壽左山右河惟公克守
何以祝之祝公慈喜公樂之人如酒斯旨何以祝之祝
公之安公安可久附家惟寬公之報國人亦報公提嬰
撫稚必敬必忠人之報公神亦報之掃災御暴不流不
移通衢共仰華楹崇之歲冠保表煦物溫容蔚然喜氣

廉若和風樹之可爰蒲之所賴帝惠允膺天鑒不昧條
峯額二城在碑在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五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六

一鳴集

碑

效鹽州防禦使王縱追述碑

夫英賁五行繁星芒而騰列靈標萬靈投人傑以降祥
式贊鴻鈞乃符玄感恒運錫祉之化潛融素落之和然
而排日貞松必生於喬岳環金重富亦鑄於洪鑪水積
厚而蛟騰門愈高而容駟克蕃令緒固在華宗况自繼
繼上征姬邦表取代萬著姓人不乏賢或濟於春秋
或炳靈於沂水科分鐵印紫綬旋_現源西晉殊勲則崇
連_現邸第北朔雅望則地顯官婚略謀各著于神家致用
皆光其位命榮輪華冕豈獨推恩甲令門風寔光樞機
是資英華誰與提衡公諱_現祇字希聖太原祁人也曾祖
某榮金貴游跡追高矩冥鴻不失天爵道優祖希聖任
漳州端氏縣令價重儒林行熟士範早推仁於字字已
屬望于公台久冀皇任檢校秘書少監贈少卿早振宏
猷雅多奇節自徵封侯之志欲垂濟代之名位鬱于時

慶延其後宜鍾秀氣歷佐昌期公幼祖英安風彰傑操
_或金入用百汰唯精達木樛奇千尋自直崇禮
歌詩之教蘊經文緯武之材欲結家聲遂奉戎右研精
玉帳演秘金鉅陰符必勝之機判于掌撫敵國相吞之
策決在豪釐氣蓋三河聲高六郡長庚初以力戰拜兼
監察御史名落振旅初加取實之榮憲府揚威更帖承
華之秩大和九年授河中馬步都知兵馬使別選材官
數成騎陣自茲出計所向無前開成中宰相鄭公肅允
屬鎮臨戎擢鑒器仰賢有素授任不疑擢奏馬步都虞
候授中權之制特示列國之上卿喜動旌旗威生里巷
得人之盛他鎮罕儔會昌二年武宗以回紇累葉憑騎
緣邊扇酷久事端平之計尤難將領之權既而蒲帥石
公雄授命濯征總戎出塞公為都知兵馬使捐家營報
舊銳別營唐陣猶堅軍鋒稍壯未振鼓行之事空指廟
算之善公內決一奇中分千騎出徒間道鼓若疾雷已
繼提書方麾大旆豈快排山之力乃成破竹之寶火烈

風驅震天駭地血湧大漠則河朔長河廟積高山則巨
連絕塞單于頓挫貴主還都克宣宗社之靈頓雪神祇
之情壯體盡滌氛殺皆消萬里長城九層廟宇九重高
枕永珍國難批輝燁閣之雄孰為上將贊頌龍庭之績
投匭何人上乃遣中貴人劉英傳旨諭慰勞自殿中侍
御史起拜兼御史中丞太尉掌公久秉大樞素無滯實
僅非公論英致職遂又拜晉州司馬上黨興叔復提王
旅太原崇亂燕領郡將授沁州刺史外訓號雄內蘇疾
秦珠庸既顯善政亦聞權邢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山
東叛命積年人為難理公揣情設教俗乃驟移程議既
行里閭相勉旋當謝疾英遂乞留驛路未仲崔羅無愠
忘詎忘於憂魯言恐及於平吳久之拜右龍武軍將軍
仍知事環居無諧宿德刻煩荷寸積樂霍浮情于
寬名心皆所資範錄自肅難居中而特重每急病而謀
夷宣宗皇帝以河龍陷我祖宗遺憤將謀恢復起注忠
賢又屬鹽州守臣政夫人和魯連老部雅重專城之選

仍當錫節之難公簡在表對於便殿伏波強記備述
山川充國勇行請圖方畧仍授鹽州防禦使檢校常侍
弼政之後輯睦惟艱唐交未固於解仇漢壽已頒于款
塞兵農競勦夷夏肅齊既而間使行邊飛章言狀上乃
臨軒數泣累詔褒揚獨授中規希其重任繕魯州之堅
壘食力兼儲寶龍右之威聲極撫漸聞和重擴俗惠洽
惇戾已彰拓境之勤即議疏封之實方延渥澤副雄
藩而運籌時來福慶安敷連中峯而岳裂蘇右將以星
沉色慘朔端悼深宸極雖荊州嚴市銜紀屢遷而蜀郡
奉祠評謫未息古之遺愛無以加焉咸通三年三月三
日堯享年六十八理命具存憂遽是切益勵葵極之誠
如傳健陽之敷某月遷窆於某處附先塋禮也地祇佳
城後陳詔蓋舊鶴既占於形勢謀龜乃兆於公侯封樹
增廣音英如在皆知世紀之必昌矣初大理府君娶于
龐西李氏追贈龍西郡太君晉縣華蕤榮顯及公實
為嫡嗣娶某郡石氏今封祁國太夫人四德兼崇六姻

推敬早貽芳于國範宜應濟於河室保是難祥成其門
貴五子長曰重章少稱豪英深究稽錄學句奴著勞
盟府庶諸衛將軍威州刺史次曰重簡今任華州防
禦使檢校兵部尚書朗按遼羣惠和得衆左攝致提宏
略居多次曰重盈今任陝觀觀察使檢校左僕射沉機
中濟雅重外夷撫寧兩河鎮靜東道次曰重崇今任河
中節度使平章事明滋海鏡鑒震霜鍾體先覺以通奇
應旁求而聘歸儒錄王佐表映人宗自北府初授副車
即持戎律外師謀入危城勢振四鄰閉境以相觀一柱
中天而獨立首排群議決策勤王厭暗諸都指揮突將
破連營以通西路順季弟而撫北軍同華既平關防盡
開繼納歸盟之衆遂成克復之功羈制封索保安封守
而又處勞勩遂推保統徒環築解城峻增閭閻雲秦無道
策動必中機巨極底學識數殊等次曰重益勇而知義
和以東謀履險不疑輸忠以竭以任子拜左十牛衛將
軍和先公之捐館也清塵永述儉節嗣彰產壽一曜家

捷四辟太夫人保和安道演訓擇鄰俾蹈前修皆能得
構且及親之貴自古罕兼老萊則空羅袂衣多懸綈兒
潘岳則唯稱弄酒同之尚與豈同大國進封高堂拜慶
劉加二驤前併八龍相印師壇共觀畫錦金相玉映各
炫晨葩猶陳斷綫之規年終倚門之念一女早適溫氏
致克和于卿族亦聖教于母儀而又慈訓諸孫蔚為令
器亦升寵秩森列庭闈方傳帶礪之盟貴冠古今之盛
夫力懷大志顯致陰功則必降祐于上宏結熙口永荷
永夷堅敵累洽仁風果祐樹善之基益濃瓊枝之報司
徒相公以豐功總志異政傳芳褒崇致感于滄泉記述
徵先于表道謀刊懿烈辱命義詞合中起敬之誠敢逆
非才之請竊以科源流荷文武爭誼家謀雖分豐振共
貴至公崇上軍績贊中興彼江右之蟬聯音慙丕運戎
晉陽之龜組今快威時錫祚屠潤益隆重貺銘曰
維德有融誰寶克嗣禮法貽譽勳華命瑞聲瑞芳塵紛
綸寶氣武烈壯顛傷風橫被績茂佐泰名高輔親繼祖

無亦圖數間陸

天臨我唐瑞降文昌曜曜遠發榮派雄張虹標翔米電
震冕銜共標數俗岐節凌霸研奇制變料敵推發重吞

巨壑威懾窮荒

中命齊臣允茲薄伐壯志逾勵沉謀獨決日逐偷魂天
駘浴血魚窮窟禹域懼授穴續繼下碎撓撓上決利盡
長驅聲稜有截

我武惟揚戎伐用張倂侯寵錫帝休光如金石者
在旂常內司環衛外峻巨防通班石室進秩策瑞臨機
必斷視物如傷

兩地緝緝五原患發繁樸村難開羅計大日駢麾戈雲
橫出塞白房迎降青羌自潰堯守益展百儲永賴轉軸
摧聃揭於委旆

被敵情度非求出仁歸依自速啟映惟斯茶茶令嗣濟
濟良臣名著重寄幅輟文口戎機門交華戟地鼓洪鈞
推忠欽主復孝榮親唐八呼小兒為茶茶
或改作恭恭字非

潤接靈長勝寶磅碑此兆松斤昔圖經關漢誌勝褒夏
卿薦渥林蔚迨葉源深不潤刊爾將來緬懷可作克濟
寵珍永延懿鑒

華紳許國公德政碑本初撰

臣常跪讀貞觀政要伏觀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每以
為將政治一作平必先仁誼在得賢而作又乃錫祿而
永延治古尼微格官可登豈不以化剛則易服威肅則
難容者哉然政教初張德刑具華文表則刑將獎也其
風必仇武漬則先將亂也其政必暴始於厚俗方克濟
和視今足以知青矣聖唐熙臨萬方輪軌三代同寶天
力寶鼎帝圖神靈當不測之威正朔被無垠之俗皇帝
中興昌運丕顯耿光洞德澤於六幽雲蒸其潤仰集明
于八表日快其文內輔外藩而允諧上祇下肅而遐勸
太平之社可因矣乾寧元年上因御便殿遂出錢國璽
軍使董重芳所奏前後將吏軍人百姓僧道等懇請為
其神置生祠紀德政表事得楊陟狀宣允衆情準臣亦

食謂近鎮大臣祿能推心及物第四年歲久益嘉庸宜
撥據實之詞用者不嚴之治期日達諸詔吏前戶部待
郎司空圖條次所上刊示無窮證接華商節度使大尉
潁川郡王許昌人也汝潁標奇勳華龍煥偉登壇而挺
佐壯柱國以連榮開氣通鍾英村卓振銀為峯鼎用作
雄姓志不急于封侯誓惟堅於茲節累陳秘策俄領偏
師潔身而遠出險中振跡而旋歸行在封疆機變乃拉
河潼既申巨復之謀實顯肅清之故師徒自戰都邑晏
然大駕旋更宸衷乃睦撫綏益至疲弊新撫初王之到
理所也公署僅存人煙殆絕盡而孤狸微視風鶴而
難犬茂聞王寢與匪率吏士相免山祗應薄膏澤以時
稍實倉指新和禮讓繞喻非月自復流移兒童沿路而
不驚草木惟霜而亦潤閭閻無阻旅次皆安行萊盡闢
覺宇無倍其新附土衆亦競課農桑凡實生聚莫不蕃
息加聖公私田若干頃畜收藝植亦皆稱足但三縣兵
荒之後雖額括陳數都節制之師必申威略匪招懷何

以附衆匪威署何以安人動則經戎靜則濟理嗟和自
化別為君子之營仗順無前亦有諸侯之劍其始王之
入乎京室也商州程果思乘虛掩襲欲逐攻交公馳自
青門戰于赤水其募軍臨陣有威驅係而至者並解甲
綬之明年秦衆權獲遣賊將圍逼陝郡魏州刺史張存
背改迎降旋又持疑據陳遂盜表請狀郡伍據閭捍敵
曾未決司遼聞失守將張琢席卷深入兵近五千王
所統見軍不貽六百半先士卒盡殫兇狂不崇朝而收
復閩城自此藩方敗觀矣又交鋒之阻怪物猶動遺憤
弃蓋皆令護養執獲孑知免復驚奔斬乃給其富康及
天師北征招討使以繫仰請行捕擒殆重涯慙因譚拜
章累陳竟應上軫主憂久稽朝旨臨危不憚赴敵遠征
及餉道阻艱物情沮撓備要孤寨常保萬全前後獨當
八十五陣擒戮五六千衆并收奪堡寨七所而我軍未
嘗敗却王初欲事行幸無取濟至於報仗時自費持致
猜沮班師險矣若節所經千里不犯一豪竟能孤城萬

梁蔡旌旅旅倖感蔡術之德悉平憤激之心又屬楊復

宋本

恭作恭揚守亮之在興元與叶匡謀顯口逆狀既達南

略逾逼封豕王知其拒命不悅迎鋒立潰朝廷乃詢故

實益委制臨義陰悉平裏商督悅及郾收合勢梁漢頓

隙殘寇絕奔克威尚熾乃命都將選精銳五百赴商州

南都俾其捍禦授以機權奮少孽

宋本

非滋多排山壓卵寇

渠折首支黨果身凡景掄之外其所踴降并家屬高教

萬衆實資神莫大振國威爵賞既行中外同慶遂冊拜

太尉本郡王食邑若干戶王常謂滿龍招損貴必期驕

韓宰造之權無容入

宋本

作入巧室開離之隙莫若推誠誠

在永能形于崇讓故自加相印太保及今封拜凡淫寵

教事上言無不至人以爲煩朝旨莫迴絲綸疊降節節

方睦勉諭萬端至于恭命之時猶切履冰之懼噫爲巨

爲子安國安國倏交修乃熊綱則推其錫類足以及

人雖忠貞則其道適同且非常口屢社稷則其心不隱

意亦何尤肉絕私嫌外周泛愛此又持政之難也致政

僕射雖著義方早施嚴訓王恭勤博至沈潛必親臨敵

惟恐貽憂居常未嘗挂席怡顏侍膳駒影滿牆此又力

行之難也識以濟才學而敏政迅公爾虞開卷忘疲雖

好咨詢尤敦名教每用過儒之術時剛講義之筵此又

臂勸之難也洞達物情深涵雅度邪說必照偏直皆容

心稱自平衷端康感慕中取士必以精修麾下選材亦

兼致悅樂無違算用即成功此又鑒局之難也時殘之

本往哲所先廢訟之明片言立辨王自治軍落政統及

壯年照感瑞情必所精廢司法吏乞常陳具獄錄因等

三輩已甘抵刑王察其深冤果驗真教所司考校涉

殊尤不示威威唯修輯睦口匪改潔之奸入無屏枝之

妖慮不費于公財利不履于私室以是訓服可齊蠻貊

又常滋禮德非止恤刑危者不擯窮者必拯昭報果符

于冥感嘉祥屢表於有年亦奉真宗康能柔物處苟希

致福必將強致于人唯申孝思自置精舍有詔褒慰仍

賜陟祀爲名而又敕製都門崇嚴岳廟飭徒繕聖賦食

修營皆役送奪晨慨能集事凡築新城若干尺增擴營舍若干間衆又添主客軍額若干人至乃上勤時貢下齊朝班每于均節之中須用方圓之術其規茂績輝燦古今普周人之錫彤弓漢氏之刊白馬用昭信誓實類匡扶故命歷之延更逾于定陶山河之誓共慶於臨豫敵作春臺恢為毒域其間偶經災敷暫弱氛方核發裁之機已屈爭衡之力糾殘土兵車之會敢濟齊盟指防風玉帛之期終嬰大戮况我國家仁數行葦澤霽滿泉協宮容作之規茂對昭升之列連符幽贊賢為時生金石俱諸祈常並煥其或時容載定別紀修良既允屬于當仁宜更標於刻石今據都押衙錄事參軍等狀具言乞置生祠已令罷請其制碑事王維遵恩詔唯歸口詞累命賓寮致書中諭且道由屈已久則惟衆舉不違傳非徒察怨言而必察致敬隱情研深本在於防微慮禍莫先於杜敵靡忘慎恪方保初終以此持危自鍾全社旁微明者戴考母敬父副弘慈果異英臣僑居郡

境傳聽人謠雖乏酒色之功夙蒸陽秋之旨今則度承綸煥俾振寵光將致不刊故蹟溢美仰太華捧天之跡力可狀危繫渭川潮海之潤入如注意竊惟尊戴克畫褒揚庶用永孚斯為炯戒銘曰
天視唐德不祐一人克文惟敬克武惟神乃戰乃又自我憂勤再運以國萬國茲親
有君有臣內抵外肅戴庸碩勳以輔以收惟此茂藩臨近朕惟此韓王華人之福
既忠既孝上行下效靡副靡忝惟王之教王之士但化王仁勇鼓之而於實之如隱王之農大化王勤薛乃積而輸乃糧而時王之吏屬化王明怒察而不煩諄而不暴王之賓朋化王德義惟窮是恤惟善是施王之親鄰化王服儉人有寵封官無橫飲王之僑寓化王悅古憂夜政政里如節魯匪屬匪率孰濟厥庸匪誠匪盡孰表厥衷華郭惟鄭郭氏舊鄉始於敬慎千古汾陽誰克繼之號號韓王明宣祥發與國無疆

碑于道周於王何有銘于王心而後可久儒臣奉詔撰
圖不朽永保休光在王克守

鮮縣新城碑

夫披圖著象即巨長垣聚壤莫居必局峻固雖四郡之
可恃在百雉之難窺然而事有弛張得時而後顯功無
巨細得人而後施今見之於鮮城矣我皇帝之御宇也
累聖勤求登賢致久藝乾締構允研審作之功華國陶
融必有挺生之佐式狀昌運對越上玄皇帝體唐指之
機延範和之祚高視無外旁羅不道洪口安瀾洞茲甯
臻明廷委瑞分陝古今肅清廟之威靈竭大臣之志力
雖鏡災會益振英圖繫在知人念茲治國內則阜慶吁
贊外則方節專征克著廟謨且貞師律其有兼膺注意
宜屬宏材正柱石於洪基感風雲於冥數蓋祥發神授
祐我昌期斯又見之於蒲帥司徒王公矣大矣炳靈中
條會秀致用則宇荒三傑圖功則超議一匡受寄股肱
允諧學卜還帝車出行天邑經兵郊島則封拜閭中方

之未重寇恂則撫絃河內比此寧報報外帥之捨謀專
鄭藩之叶舉於是使星速降降命始通曉日月而惟新
覺山河之自固神祇洞感軍旅益壯雄但既通輿輿且當
津要車徒運至竟赴齊盟戎夏駢驅共匡京室慮風迴
於原嶺端日費於雲屯轉輸允諧供儲克瞻棟持廣廈
乃鎮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圉之盜竟以數郡之力
壯勤王之師熱復舊都慶延殊渥威矣哉傳曰德刑其
舉武之經也農戰交修政之本也總是教者方為全民
此府自大歷貞元之隆郭公深公繼臨雖博厚梓和本
朝實賴而德德吳政舊史闕然公洞識古今兼資文武
弘以御助而志以探情明以照奸而殺惟制亂人皆知
恥道不捨道視禮法之率由信思慮之並濟猶以為備
則無患志在格言安則懷生命於善教是實嚴惡有侍
必攻晉人之因襲河南府將之經曆汾北雖謀非善守
難嬰戴角之虞而利有必爭宜探馬頭之慮由是公之
初蒞鎮也即以此地北綿汾晉西遶界秦造舟而難實

觀開慶境而匪憑高壘時當無事則其大洗并還屬有
戎則討寇竄過浩噩或渡繁帶是虞遂創新規模成堅
壘於洪流而作固此新岸以高臨事等報勢同捍首
豈比平原伐虜自標威寇之名辭律使固則建定誇之
號及咸陷焉湖西而益孤口舉隔川北單方至遲延未
測偵謹相推日有風傳士無人也類我固防失峙津成
旁通社兩岸之金湯堅衆心之鐵石共增聲勢得以枝
梧既斷敵於師臣仍撫安其新附交獲利濟並致成功
不報則所恃長川亦當奪險失而又以解因汰鏡之酒
置推貨之司官帶委輸商徒繁會雲連閉山時貨財
弦歌拒擄于武城錦繡懸誇於蒙邑貫天錢而下積已
應星文認寶氣而旁瞻非惟劍彩所惠者素無城守難
固人心微有警於烟鼠還深處於林壑執德誼盡克疎
國防振古所遺非公莫果既結兩河之務口位多事之
秋檢吏通商機係利用端時阜俗儉以率先兄立科條
皆能刻勵五使難優於鼎俸一豪不潤於私家用給工

徒逆與叛稟精擇主將得張都時宜聚軍備市旅物估
欲因賦役亦以賑飢大事貴研所以見于未兆人難
慮始所以禦于視成初公密計他宜且指衆隙裁其經
緯授以規繩吏既克勤期不愆素自中和二年冬十月
奏請興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計工五十萬城高三丈周
繞九里一百六十步度剡渚並添寇屠撰外却騎軍之
營內修禦敵之具觀其地崇壯壯雲鬱平川據形勢而
增嚴屏要衝而莫化師師迹跡自忘意于觀觀匪境
局亦寧虞于奔竄其他絳節志叶機宜公旋陞上白慈
辭劇給成欣庇賴益著詠歌遂乞龜章願刊殊績以圖
同麻樂土見託燕詞權盟後見章章徐律在公巡官王
慈球屬效用與拉將及商人等聯狀同詣所居滙懇至
於垂涕竊惟自古恢揚成業激發宏圖朝則帶礪傳置
家則盤盂著於必寶麟筆共振鯨鯢雖代積峙嶸而聲
稜悠久滄溟龍拏日觀可亮片石端樹雲臺永峙時貽
終古實在斯文雅非報藻之工故徇故丹之款謹盟使

崔賁溫恭奉上威屬知口惟勤使王能遵妙簡宸衷喜
成王事並以唐誓已久結搆仍崇靡和踴地之誠運有
問天之請名微墨客短才本謝於微微事倍詞臣宇謀
宜申于恭命且禁暴曰治濟家曰仁以此視其為誠足
以知其為政衆惟同仰暴莫可凌威或蔽擇遠荒落修
堡障備將溫美頭示將來況教勿辱威近西改右一方
增氣常帶閭河儲國用于無虞息人勞于永遠寵傳衆
語喜動都封方屬沅鄉難辭紀述與崇壙而並揭豈深
谷之俄邊式傳昭功靡慚振實銘云

肅乃國桓險惟天作扶魏控秦保河冠嶽藩屏是雄敷
賢是託孰膺帝舍克振王略

上結倚注元臣激揚千霄作鎮野無為梁令無不肅謀
無不戒懼披新聖此然巨防

川廣可踰山高可轉易以善閉必資金策城口增嚴晨
驚夕惕利害斯觀天聽豫隔

解實近鹽貨則萬歲車喧咽軋戶修連處財雄擅審以

食提衛三河競湊大輜皆傾

內貫通莊外無國困戎易威懾覺同細俾或駭一呼難

施九拒雖有棟棟孰死風雨

傳衆命目詩美維翰衣空歡拳厚地雲端休能兼濟衆

得懷安聖衷乃恭茂跡宜刊

兆叶人謀機先神授虞於不虞守其必守以亦口矢堅

亦口朽唯此疎功垂之克久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六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七

一鳴集

雜著

唐故宣州觀察使檢校禮部王公行狀

曾祖朔皇任御史大夫贈戶部尚書諡忠惠公

祖重皇任河東縣令贈潯州都督

父崇仲皇任衡州刺史贈司空

唐書宰相世系表作衡州刺史

公諱凝字成康太原人禮法冠帶著于雅狀國朝忠惠

公克振皇烈而河東衡州皆德優位下宜其集祉於當

世也公幼孤英發有神檢整襟受業端氣鬱然厚華英

歌輕狎相國鄭公肅實公舅也一見驚異命子約為師

友孝愛誠度宜其大成年十五舉孝廉上第既為文根

大經必先勸誡著郡邑大尚銘益振時譽羣相國扶主

貢籍選中甲科崔公璩首辟睦府周相國擇鎮東買裝

公休康間宣城攝帶者父子門視其所知共立矣崔

公龜從入相拜鄆縣尉校理集賢孔公溫業鎮宣州辟

為上介軍公有異初為御史丞歲還僚屬公言狀群監

察會鄂州鹽鐵使職狀上聞有力者特為滯獄公馳傳

即訊涉旬辨決轉殿中侍御史在魏公出撫淮南泰為

節度判官始以省秩命服似助事酌著之美諱崔太保

慎由浙西又拜徵左史而大謫得人之或連禮部員外

宣宗朝嘗特制獨放顧問正色諫言不附權戚及內署

進擬竟為所擯歷兵部考功員外前史稱第一沉必為

第一官唯公資望人謂無愧轉司封郎中相國蕭公實

判貳籍諸公分佐其務俄拜長安令政無私撓奸積萃

心鄭公履謙端憲公以考功郎中知雜事不示峻厲

僚吏自肅相國夏侯公用為中書舍人旋以同列或非

清諫遂移疾乞免拜同州防禦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

屬權為治表率列城吏民守闕乞留遂道宰相言狀上

降璽書褒允竟謝疾棄世華下中外之誥謂公不司文

柄為朝足闕政竟拜禮部侍郎韋澄遠在內廷慈入相

之勢其弟保殷于進自調殊等不疑當附者又方據權

亦多請託據臂傲視人為寒心公頻言拒絕及將出涕

勝以爲近難事。懷仁人之勇，其可力奉哉。久之，時宰竟用抗已內，不能平遂致商於之命。尚帖御史大夫以塞群議，商病屬邑頗滿，于卸主吏驟更破產，不給而南。鄆山阻，屬投尤難，公俾相資賄，得以均濟。又治賦羨，跟倒皆權估，以優俸。公命即費月市，驛加橫，援既絕，訟溢境。明年，加檢校常侍，肅州外理，譚如商固不慰。悅先是，內外使臣自江陵，理梓則緣境數州，皆禁控舟之役。公舉秦餘，約給官緡，以備水工。自是行役不淹人，遂安遠。又支郡牧守，選用素輕小大之獄，不敢專斷。繫驗往復，動涉歲時。公命抵法，以降得自蹤決，苟或滯寃，方許諸府陳理。軒赴宿務，政頗濫煩，此皆勤郡之尤者也。上初即位，講求名德，徵拜兵部侍郎。至京，未幾，以本官判鹽鐵，峻望所服，科條自嚴，征稅之入歲中，兼倍然賦財制用，不可以私于當路者，多不便。遂以秘書監兼分移生徒，有官于洛下者，公神意無忤，且曰：吾豈受其任而忘其事者耶。幸非得罪于君，爾何感既，更歲持權者。

以公論所歸，唐將復用，遂以大河南觀之內閣吏，掌軒徵法人，不勝生公。捕伏等，都下震肅。初，汴州黑風之變，帑藏一空，令滑臺中令韓神軍有衛力，且不振。時公方領嚴務，因詰旨，遂使便宜，以滑米二萬石立賑。愚給及中令復大柄，推功上前，且行彥勒之典，乃加檢校禮部尚書，按察宣徽，池三郡公，即治未募人知化矣。既而賊黨落自九江，且將入雋，王德公命偏將樊儔，祝險以候。繼儔連命輕遠，遂斬之，以徇。令既必行人，亦自因淮南，環其境，皆為道。有公命，張弩據采石，陳旆以高聲，趨次將馬頻，又以舟師乘夜鼓譟，立解和州之圍。明年，兗蔡復大入，而都將王洧亦自永陽赴敵，公宴勞加禮，且謂曰：盜匪詐情，吾盡得之。彼則抵虛，以自張急，則始降而脫死，無他謀也。今席勝益驕，謂吾滅不勞，而可輒奮臂而東，前無短髮之礙。若知吾堅壁待之，其勢自斂。將軍第按甲檢成，以伺其隙，毋勿與之戰戰也。消息觀自州，日起，回舍至南陵，未會食，而陣遂死之。明日，中貴人獲。

敵敗幸尚四五十人傷痛之聲與塵埃相雜而至江南
雅自怯懦幸北軍以為被及聞潰敗相顧失色賴公前
策涓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中米乏而泉自躍出人心
不搖竟免攻圍之患其後日夕撫循常若復至者先
是有星亘寢庭而墜術者謂保境之勞足以暴列於上
因遂請告災變可禱公曰東南國用所資宣為其屏吾
遠規脫禍則一方尚何賴哉誓與此城相存亡矣勿復
為言竟寢疾彌日諸監軍使親校視謀以虞侵軼其儲
嘗錯究之刊到令賴馬乾符五年八月七日薨于位享
年五十八上震悼輟朝發使臨弔贈吏部尚書惟公博
厚深宏端潔明懿極天人之儀品不陷於浮誕文學之
宗跡不炫其儔倫為國寶貞羊時風訓閭門以孝慈育
生靈以仁惠固已彰于四海矣侯贊揚而後顯載或
曰近古所謂清賢止於桑榆東秦高拱以服物蓋謂微
其材則況其養今王公聲望足以貽於信史而狀之所
述先必功實損益之故豈相補哉愚曰君子踐修以凝

其本耳其外力或可濟豈知之而不為公以是忘其大
者非汲于致用也斯可蓋乎國泰跡門下義嚴終始
就命樞德唯以漏略為愧易名有典故俟至公

上考功

竊以修名拔擢非無可久之規指實國考亦仕歸終之
典恭惟故府尚書王公標延雅道藻羅儒林業裕巨時
仁同濟物洛下則神仙元禮咸振遼陰江南則鼓突謝
公熙富而府必和聲價未沈風華中外具瞻淺深吳陸
方啟釣川之兆俄羅市之悲慈實不彰清塵遠褒
揚未盡增一字而何懸聲勸可仲登九原而如在矣仰
推公之志敢忘效報之心克振美章必先發議謹狀

蒲帥燕國太夫人石氏墓誌

嘗覽淑德之傳多矣其有存所以保千鍾之養歟所以
固九族之安始著宜家終由訓子遂致致恩實報國叶宗
社以儲休慶不貽親指山河而獻壽永惟作範必在擇
鄰今見之于太傅相國王公矣夫人姓石氏其先樂陵

人也積德濟源既封命氏勲華相煥名教所宗瞻著義
方勝裴魯文度稱醇謹作永漢成武則西晉元初文則
東都陽會門賓天爵代有人家曾祖士端信洛州邢聲
高河朔雖抱不佞之憤已呈展驥之姿祖花珍紫蓋千
霄青萍溢匣早肩戎旅之選實惟拯卹之仁父獻直舉
鴻傳銘瑯戈錫振旅而勝辦倒趙愾以標奇上略
攻心敵自窮於術內雄藩蹀足位實冠於軍中要某氏
生夫人生巢閣華勳循禮法父兄如敬閭閻肅然然時
必持於勝寄聘已徵於鳴鳳年若干歸于我監州常侍
公累更剏都兼總貞師臨危無暇于憂家抗志唯聞于
辭第夫人恭勤自始輔佐必中柔以濟剛儉能周給表
齊眉之敬我在得中成克已之名公非無助及哀當畫
哭室乃發懸萬里爰聯詩詠永立共播食貧之志唯懷
均養之慈有令子五人長曰重章皇威州刺史志珍國
卿威清塞表仲子重簡皇華州節度使贈司空化高列
岳功顯本朝李子重益今任河中節度使徽立一奉成

澄萬象潛施知照則闔境皆臻洞感神明而亂報自剪
振家聲以光前烈獎京室以定中典益注愚庸方膺倚
注次子重榮皇河中節度使贈太師允集大勲以光前
烈次子重益居常惟謹履險不疑並累教母師嚴申子
道克濟高門之慶亦符外族之禎及巨寇長驅橫沅執
極太傅相公首臨分陝太師放鎮河中司空亦作收華
州共勤王事皆遵勉勵大濟艱難由是中外懷崇冊封
祁國太夫人特彰禮秩之優疊隆珍華之錫而陟華典
蒲各持龍節退陟鶴原每歲時競先迎奉宗祠列侍
士庶發觀三鎮旌旗出華藩園之榮一門踴鉞入綢服
銍之滋福履既豐善基彌固而諸孫顯達者咸州僕射
之子某司空院某宏材入用逸氣超羣太傅相公長子
故晉州刺史璵洞究韜鈴兼明吏理次子今任陝州節
度使珙挺為瑞表德若長城又次子檢校僕射璵禮儀
趨庭謙光待士太師院三子皆操和自臨樂善相成共
弘嚴攝之規不忘折筭之試蕃衍益盛古今罕傳異同

曹氏紀行惟觀色年一作年已額川列會徒仰聚星慈仁之

報宜哉溫清之榮極矣光啟丙午歲八月二日覺于興

敬里第年八十有二期頤光享飲膳稍連方當弄養之

辰猶切防危之慮風雲變色里巷經悲詔自行朝進封

燕國太夫人初太傅相公遠奔長次俄運衆情金革從

權苴麻終制運頻遷於星禽用方叶於耆龜孝思罔極

號奉先達以龍紀元年十月遷而於河東縣某里郡耶

公之陞禮也同盟致享俾物充庭將歆之帷帳重新傳

氏之威儀特貳眠牛勝地北永繼於公侯卑鶴殊科事

更傳於簡冊所以光昭懿範表誠玄局振厲短才不吝

牢讓仰罔儀之作則益揭貞操愧墨客之摘詞徒刊幽

礎銘曰

飛星降彩德水疏瑛發于二姓兆茲百祥貴流標譽賢

媛流芳同錫嚴祀儔養高堂敵傾泰晉好睦藩揚亢閭

必顯昭社宜昌

四德具修六宗皆敬慕繼難工紛華靡克鑄室栢貧真

空甯性平謝微柔班懸輪映岳以輸忠實其積慶御府
移珍天人錫命

五家邑里五子封疆通衢賜第吳桂樞王三牲上膳萬

石奉觴庭羅鴻敞口或作累銀環追軒四軌駐日迎光

兒童憲氣旌旆飛揚

榮冠一時報臻五福達惟體順寧政卜拱樹高依連

岡起伏孝子終禮行人望哀榮周環垣修同謁永閭

珈珮空彰明淑雖谷變而陵遷兮信唯蘭而與菊

復安南碑

臣聞天示武而太白不滅地育材而雄金自生高臨饒

藝宇之妖並用當干戈之銳難域中治定宏功載洽於

神祇而闔外抗稜客略必當於弔伐是以荆蠻作戾周

稱克捷之謀趙霸稽款漢用口一本平之策馳雷定而

飾怒氣在勝殘命魏虎以摧征吾非樂戰皇上之御宇

也口口操作聖花親神藩千古而獨駕雄圖掩八滿而

宏開壽域撫百年之昌運敷屬延洪欲下武之耿光德

唐王顯心貽玄極道矣衝躋金排震有震之威玉鏡洞
無私之照蒸雲湧潤決天關以流沆縈環登歌樓照臺
而自樂吹得氣亂叶度動拉胡休升幕則雲霧凝芳瑞
闕則非烟彩彩方欲停旌高視仰至道于華胥輝瑞標
度著成功於日觀歸寓祿必封之俗窮荒輪巢翔之心
鳳樂方陳翔宋本合競先於翠屏餘潭不讓漢汚自紀
于朝宗迹矣荒陬委茲吏尊拒昆池而壘境繁輝添以
珮那傷穴前略地勢則道分八角屏陵都阻星躔則下
燭五溪競蔓蔓於蜂宗角昂肯於烏依順亦瞻雲騰社
墓重譯以朝周削社移珍誼三章而頌漢金印示殊藩
之寵銀簪增風冕之榮方飢德以羈縻竟憑騎而背誕
窺華飾借吹喧繁繁之鄉負險挺妖臺結沆黎之黨琅
川大捷洞界橫侵挾徒之勇氣千宵都護之府兵窺公
千般風浪蘭津之戍火宵明萬里驚塵梅嶺之人煙盡
斷衆旄何暇猶中叩馬之忠戍雖誰觀英救路傷之珍
既而城吏交趾墨陷功門飛上駟以聞天決神機而起

劍盾儒橫議諸罷守於珠崖賈和拔青命成行于黑水
於是塞門受律枝鉞志家宸衷觀肝食之憂壯士得橫
行之志豈獨英華獨運猶咨平超之庸妙選選官乃建
伏波之號聲光戰路勢激疾雷下五嶺而震金鉞沿三
江而飛鐵軸中權令峻換虎節以風生上將策奇指龍
編而天落賊將末道古等傾巢奔命負固偷安塞合補
以連奇旦同勞而結殺離題等衆捕殺黑穴之神墓齒
窮兇豈直青邱之暴尚以哲王濟治先德後刑大聖旣
懷好生惡殺難弋刺勝舞舜威于兩階弭節昭宣縱湯
仁之一面論其驕首需以鴻私姑停虎獸之機顯哲輪
親之信守迷宗亂更宣效納之存禍禍乘危捕羣賊養
之網元戎無後抑揚英武嘯叱風雲接旗而激憤衝星
御國而抽誠第日英神洞妙熊羆豹略之權舞電口捷
越騎燕犀之衆于是管關懸石陣壓羗今前軍則浴鐵
爭登後距則跳刀鼓勇宜聲駭守炫宋本龍柱之傾靡
壞氣橫提賊鵬雲之寢曜戎旅方振兇徒大崩動必冰

權疾如壁掃驚濤澎湃鼓喧喧而戰極爭奔烈燭彌天埃
鬱而虹泉忽斷修鱗之次網輒累邪於排山七擒擒
必勝之能九變逞無前之銳伏尸百萬未窮追北之師
廓地三十豈獨安南之境始者以朝廷尊征重寄聘驥
選方應切均勞謀當易帥軍符未契猶嫌給寇之節詔
命將臨俄有魔城之捷速收家漢仍降僞恩重委綏綏
更恢經畧傷夷盡復爰申借寇之誠旅拒頻臬宰止獲
者之獻朱鳥再祥耕犇還要亞聖澤以懷柔道和風而
煦育誅榛雜梗聿望榮郊撲魅驅程潛消沴氣農商並
勸食力兼備軍雄而蹂駭嘶風鉞旆而端蚊吼兇免渠
假息虜喪喪膽之魂王旅騰夷爰俟指期之衆投機扼
險委勁待時幸庸卷之可乘未清并徵臣觀長之可及
禹用石田昔下戰拒征寧喻象坂渡瀧灌紀統魚吟川
豈同指授長馳拔據右弔沃騰瀾於靖火蕩荒于街
颺刺重溟陽聲捷蜀衣中覲克運振日提于丹寔告誥
旋聞度山呼於綺殿匪徒封離投首三十六之種落迎

茂績英安到贊畫麟之寵帶河殲敵重申白馬之盟自將禮冠于朝倫邑特崇高於策府威矣哉且四夷稱夏千古勞師折衝實在子謀謀幸寄惟艱于授受昔之命將雖得其人莫如材焉時生科實世烈惡狼星而兆壯燄隲穴以騰英玉振金瓊神授六龍之訣調戈寶鼎門傳八命之基故能業嗣良弓名高異格撫士樂同於鳧藻棣謀勳奕於龜虎麾下從容每投壺而滿禮帳中談笑亦披卷以研精必當躍馬橫矛振征南之不武詞宗學海輕羣北之無文式是全龍允眉注意故得泐容敬國粵時長城廟笑追數家聲克格三川底定築有文于元和九郡肅清著洪敷于歲餘元和中杜相公典襄陽夏縣公用安南公俱贈唐臣子至今尚稱元帥連復安社故地恭惟燕翼之謀自契唐臣之美幽陰雪憤冰上廟之靈誅零落清影一人之聖武中外提福渠沈載揚韋葦諸生挺錫賦實早負敏能之志曾無踴力之期有懸于霄街明廷筮術莫非所以煥揚休

烈未始抽毫竊并神功猶增憫氣鹿鳴登薦小臣無補
於碩報親德通榮大國必資於雲雨苦字英勳定漢紀
崇熙林邑光平隋刊威績將欲耀聲明之速暢訖輒疏
以無窮輕叩請材仰膺茂實庶靡豐鹿德卑窮環而長
存登儉圖功示威靈之無外載惟荒榛遠揭口口銘曰
珠璣映運鼎業鑿元麟術瑞紀鳳舞昌年層瀉浩注景
祚遐延光凝寶篋慶霽祥端

上語繼文皇國增煥得一踐義登三赫漢能烟宇麗大
鐘貞觀宗社還寶徽明扶旦

董昶洞洞月窟皆傾鈞山就日截海來庭琛羅翠羽貴
委香瓊旁麗萬有駸奔百靈

乃賤荒夷獨達玄造冠蓋潛萌銀心益勢枝滋焦烟塵
覆輝嶠數命諱材式資窮討

均賦將投暢裝斯殊肅拜清廟時惟寶臣然旗日浴貝
宵星陳機懸玉芳慈進金暉

中命長驅指度橫厲嶠之鷹眸校之虎視疊疊崇山連

師曷齊祝險心失居堅若龍
玄戈增耀赤憤慈光輝攢群晚火進嫌鍾天聲下震神
將況雄高牙炭指厚陣皆空

叱咤虹騰騰凌電靜動若堆枯勢踰穿矯血浪噴漢顧
山巨島珍卷一隅震拔四表

我武既張我威載揚克遵首命乃恢舊疆上帝寵錫元
戎休光允茲壯烈有耀摩芳

遺尊偷視數符燄滅魚窮憂難蠲懼披穴用營珠倫斯
為覆轍勒頌海琅式昭天伐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七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八

一鳴集

雜著

題山賦

願吾髮以羣嬉兮乃忘矜于林雲密世路之榛榛

楚令

運茲焉而焉託仰基短之惟舊兮皇曆妙之彼度荆嶠

虧而還農兮亦靡勞於濟蹇

宋本空

杜神功之聘奇兮

柱一峯而中橫訪楚昇而唯空兮湧佛螺而勞結車文

躍于良隅兮倪川膝而繡錯踰遠襟以仰眩兮洵漆嶽

而電薄腹升木以駢昌兮藹記屏而膚懣溢彩絳以紛

翔兮玩韶舞而戲深晴羣物之適性兮湛吾躬而斯崇

築疎直以徇強兮意岑鷗而踟躕難穴處而志揚兮逆

新肆於宏廓借家園之未忘兮辭榮伸而陋約錢貞珉

而自嘉兮竹與息而靡忤

共命鳥賦

西方之鳥有名共命者連腹異首而愛憎同一伺其探

得是升乃解之既而葉作果皆斃吾痛其愚因為之賦

且以自警

彼異而勢同憎其類故姦而整固害於已惟斯口為宜

樂乎義首尾雖殊腹背匪異均休共患寧愈寧已致彼

無猜街豈以解厥謀雖口厥禍孰避柔鴻競笑鳳皇悖

眇躬雖俱斃我則忘類人固有之是尤可畏或競或否

情狀靡窮或同或口鉤奪其外膠綴其中癡索已潰赤

舌痛縫緩如口口迅如駿嘉附強迎意掩既自容忌其

不枝竅以頑兇若茹黨類彼貴弘多一勝一負終嬰禍

羅柔危逞怒積世不磨孰敢共怡樂以至和怪雖厲焉

勿伐庭柯爾不此病國如之何

釋志

殉華公子與岑母妻妻時就相還意氣相許貞茂松心

賞概琴諧驥驟齊驅驚驚並著岩風雨而不迷期始終

之可保既而既睚有違寒暄遂移愛情已忤久要方窮

逆者蠅翼交妬城角將齒牙而構禍寧奔跡以懷悲於

足鎮俗先生聞而論曰夫性趨洗醺道方康恥勢執則

傳名者則忌仁以利莊情由色醉譽陵鴟口其來有自
謂金石而中猶惟影復之可愧顧室深以離諱底底救
而寵寵倍如標奇姓世角立爭英雄榮耀天之譽高凌
殆古之名昧察華而表實紛飾智以相傾而木以秀推
鋒由貝敗主能則賄伐將必殆豈溫美而是競忘揚謹
而自愛至乃重係族六貴塞門賢據榮路虹仲要津
光鍊天地勢驅風雲指顧而傾城也歎嗟飲而窮律驚
春而並界文分威衰越履惜昔空之方開競駭機之潛
顯將拔炭以爭奪憚傾軋之已屬況若越溪佳麗楚珠
神仙擬纖美若桃李裏嫂媚利賄波渺蟾蜍月殘拓芳
紅之笑日嘆起算之結蘭而物亡則妖美極則麗二國
鳩士六宗極勢或海愛以雁刑亦寵迷而連繫必自乞
以紫羅是危家而連庚則有邪詭卑卑環寶肅肅庭離
聲聲室亂望珠衣方議於賄死家有輪於錢愚而侈必
貽疾聚俾延寇錄金迷探毀玉仍嗣輕瘦利以焚身斯
振國而損首豈四者之是要詢五父之可疾且夫電

波悠：人生若浮一瞬銅墓百年今古雖復角勢國王
鯨吞口宋平空或補虎字步蓋世校威排山逞怒壯氣俄推雄
謀倏沮淡空掩於牛山推已登於履耳大遂妍笑於此
同期芝華莫咀松子誰追鐘鳴漏盡樂往哀隨宦宮綺
間之觀蕭條是殘清哇艷弄之垢月墮雲飛潛藏暗鏢
憶恨千悲是以至人過觀物我俱遺混休感忘健美孰
將就大孰榮孰賤大笑嗟何虛舟無忌豈蹄涉之不類
蝸角之徒戰用招三疊之禍期塞兩家之難時也二子
魏慙色禮濁聽玉省桂蒙與曙雪澤濡襟明地夷於末
路扶藜芥於清心頌仲經歌永佩良哉

春愁賦

芳澆：芳草歸：泥紫展霞方泊晚烟辭情條以凝睇
裏愁緒以傷年摩金骨慨幽棲自憐勝事而何人忘返
賞心而與我相捐當其玉律驚春香風拂曙晴麗山花
之道紺甯青門之樹綉銀相迫金罍並鶯鶯艷冶以爭
出指俠邪而共赴命壯歲之好遊惜繁華之易度豈知

低摧上國寂寞良辰林幽鶯鳴院古昔新暗想歌鐘之
會出使車馬之塵落日歸臥憑窗嘆孤枕投故園之
夢一宵驚白首之人江楓落兮江水落鶯鶯魂兮勞遠
目倚蘭梓兮兩案歷幾洲兮衣履千古兮此時此
地悲緒悲而見逐邊鴻下兮邊草生誰王慨兮滯龍城
折柳厭河梁之贈落梅傳成笛之聲萬里兮此時此日
嘆積雪之徒征莫不慘澹傷神迴環繁慮念郢門以四
首德帝鄉之歸路難陽和之晴次自眇默而誰訴於是
情馳天末餐飲園中徘徊樓榭徒倚芳叢燕泥滿而
蒼涼蛛網迷而懷望悵望荒興挑錦停功忽澁光之
蘆花與長花而還同若斯者因紛爾多狀浩然莫窮後
人情之實運繁植物之榮悴何深哀之委鬱謝園照于
天地紫心花焚凝魄朝醉同垢衣之蕙辭豈荏枝之可
慰願貽暢于春臺雪眉襟之滯歎

情賦

愚賦感春情數百言狀其思緒四自謂披聚駁之遺恨

遭亂而失今獨憶其間三十五字存于濯錦之東樓云
政融溶兮密曲旌狀蘭心兮摩縞腸兩絲兮累晴芳
阻佳期兮日難忘情輕綿兮情自傷

連珠

蓋聞變可搖撲明難辨勢金石之憑已扣鼓謂騰微風
雲之候未形罕知龍制是以連兵百萬雖搆蓋代之雄
聞道三千誰悟入神之契

蓋聞太和所賦植性自剛教為之而曰鳳教為之而曰
麟翔必以時肯亨鳴而作怪動惟中矩寧受喚以嘆人
蓋聞濟世者村存神者道各繁遺迹之運並著抑揚之
效是以英豪未出產傾市駿之金文雅已棄徒有游仙
之梓苟慚白首而待聘不若滄洲而寄傲

蓋聞遠識難窺神明有朕或推之而猶拒或抑之而必
進是以釣川釣國入北則享從虎從龍來時自挾
蓋聞忠可制權則誠能調威謀推體正則坐潯奇功是
以輔星連類于將星則妖星自殞天降克和于人降則

厚陣皆空

蓋聞竊資匪德智必窺愚苟貪榮而入險難結實而自
孫是以川上不歸皆願美魚之網林間已辟難追驛在
之珠

蓋聞愧于心者或毀人而掩謬足於己者必獎善而推
公是以炫飾求容不悅端居之操優游群聘乃弘交疎
之風

蓋聞暮日饒昇于拂曙則熾穴自開涇川或激于驚波
則龍舟莫造何則明于誠而物皆競勸制于彼而我難
示信是以至誠未著見非惑而不通橫俗無猜知有等
而必順

蓋聞神河礪岳之盟雖酬戮力翼子昭赫之祚本自推
心是以陰德常施忘報而或能濟患危標潛伏希時而
無救禍法

蓋聞角力爭雄必中乾而自殆乘權逞怒或道喪而無
驛將射鵰而發弩是忿風而焚衣所以傲史格言先志

情於物我無仁妙旨當達滯於是非自齊世者持下八
首義家利本補

詩賦一本上
有謝字

知非詩詩未為奇奇研容練裏度絕凄肌神而不知
而難狀揮之八眼卷之萬象河渾沈清放恣縱橫恣
賞蹴掀翻倒斃鏡空揮舞水拂戰鼓照呵太霞溶露
滴那女自嬌補袖而弄色絲屢空續以麻絢虎羊丁
嫩之則穴城聚汲汲積而口塗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
註自是非吾心也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八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九

一寓集

雜著

温州仙巖寺碑銘

巖之巖森戟鏡天中宅靈仙

宋本無仙字

瀑之作風軒洞壑

地洶山參趙之荷風之隔人遠而腴其其神其其牧地

圯而復

三賢贊

隋大業間房公季公親公皆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元

齡也忠而容靖也惠而斷微也直而遂伸其遠時致力

必濟謫庸厥後果然宜有贊激云

三賢同志風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親茲徒容謀

雖群后君勞臣惕亮克阻關百千年社稷

勸者贊

註同字

萬仞我山之險爭珠禍排一坑浮世之塵長遶覺路晴

雲漢而貪味臨鼎鑊以求哀當擅善緣方希慈極某早

堅信受頻致感通夢則可徹足見未萌之誠行而必眾

真無入晨之康用建虔誠永貽來裔焉云

惟仁之尤警于昭幽將政而阻將軌而游昨者以寵坤

者以誣岳并溪口証因斯休

李翰林寫真贊

水潭而冰其中莫鑒氣澄而幽萬象一鏡摧然烟

起然

傲脫浮雲仰公之格稱公之文

香嚴長老贊

言不可無也然為師之說者宜佐範而主勝乎且儒之

言曰率性之謂道老之書曰各歸其根而祥甫之東親

缺人視聽至而又至者道真本悞忘哉且忘則虛辨回

從而滯耶或者假言為論以妄釣真彼或泥于境而玩

其機是人魚莫能自辨矣大師之肯吾久得之學者既

難達息必以其言為狂藥誰之咎乎

彼巧則病彼愚則發覺之通安端之非正不啻而雷龍

何施哉不鼓而舞口何為哉匪豫孰尊匪弱孰釋一塵

不觀見大師力

兵部恩門王貞公贊

發粹而文蘊和而方德無不尊名無不壽內專外濟氣
厚神金貞公在此千萬齊然

相國老君

道尊教主帝系仙源半籠天壤施堂義軒施子孝孫克
隆聖祚介祐攸宜忠賢是保

今相國地藏贊

南陽公夫人彭城郡君慶紀既祥追奉皇考吏部公顯
地藏菩薩一軀羅漢威容力成至願圖於夫人為內兄
得請而贊云

三界同倫六幽英蔭聖有佛緣極之無滯相不可踰理
不可窮人有虔懇感之則通考實文師工惟婦德成茲

妙純中報國極

為京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莫離刺律疏

印本共八百紙

竊以化化無窮進成遲茲故：不倦方專沈淪啟秘藏

而演毗尼憲戒香以消煩惱風波未息橫智鷗而難起
純墨可遵制心懷而有漸豈容穿鑿但致紛爭雖設喻
於三乘同歸覺路蓋防微於羣品共衆成規汎濫六塵
攝持萬行寧俟空林宴坐方為解脫之門必令大地周
將皆諸清涼之境豈能仁之警策也今者以日光舊疏
龍象和持京寺感慈天人信受口迷後學競扇異端自
洛城周過時交乃禁印本漸廢龍象欲更雕鏤惠確無
愧專精願嘗講授速欽信士稽結良緣所希龜鏡也口
津梁靡絕再定不刊之典永資善誘之方必期字：錫
銘挫豎牙而不萌生生親壽遐齡會而同聞厥期福報
之微願允拯題之請謹疏

澤州靈泉院記

嚴師利字乃助教之方仁雄存有見亦不同道者非欲
自奉也蓋不崇不侈無以儉動群品俾堅決善之心耳
帝夢可徵華緣已熟山川神祇罔不虔敬故自京邑以
及遐裔瞻崇相望莫成后中條發於諸趨于民殊出

而為太行則天墮不得冠冕華鬘爭初日觀也其北川壑會流盤鬱潏潏自高平而顧以至靈極矣求之為實非惟利溥亦當滋潤所及不有嘉榘也其院東西巖豁亘亘大川端門洞開正與旭日相近豈托言所謂震旦者此其證哉且有為無為於我不礙施之則若潤其中用之則若涌于外皆拯濟之大權也今祥符洪濤長老俗姓劉氏本儒家子自五詣石霜契其大指煩而不擾動而必周初自清涼歷覽以至是山乃柳林栖之所遇太尉李公駐筆高平首贊華構遂近道俗莫不歸嚮今蒲留處而左按郡常因題紀亦傳贊揚則齊公之道益光矣凡製經樓齋堂若干間架又塑羅漢深峻之相以漸化服而後日集方文教演上乘自漢江北渡以至魏晉之邦其俗堅悍難誘今則悉為佛人矣且善教重儒者雖稍摘其書而必以言反覆曉諭啗自釋失若典教摘于前鞭撻戮于側將寵匿之不暇詎肯訖而從命哉律例也經詰也俾乃誘勸之宗辨其性而後入人

耳故其道至隱其功至博不可廢也常念當役之外遠備隸雖奉養至重莫不捨于受剝殊不知籌戰之勞或能避免而方寸之內不形不聲不尊互萌訕訕其力者愈莫能爭以此淪陷死生之域歷劫不離自觀其苦何如哉憶苟非三世之尊處山幹海六祖親授振其鉅鉢長老繼作磨唇扶膝則彼囊囊錢而勇於日浴者雖塵爛其身猶未悔也今乃聚其徒侈其居求為一方度仰之所俾福惠皆阻則齊公之績焉可抑沒哉耐辱居士病且死不忍其門人慧依慧海之勤請也且紀其事惟以漏略為愧

此碑在山西陽城縣西北四十里周雪霰載其大子晉碑中疑碑石漫漶文中多不可句讀者今錄于左以恭異同趙魏記

嚴節祠宇非欲侈於自奉也蓋察僕人天寶其起善之心耳元帝夢可徵華緣已燕山川神祇固不薦歆故自京都以及近衛勝察相望皆美厥居中條發于

蒲企于民傑出而為太行則天壇不得不冠冕焉華
爭勛日觀也其北川壑會流盤鬱潏潏自高平西顧
以至靈泉極矣泉之為靈非惟利物嘗亦滋潤所及
不有嘉蔭也其院東西顯豁宜巨大川端門洞開正
與旭日相迎豈西方所謂東旦者此其証乎綠檻層
甍金甍與衆壑相激梵香餘像亦知肅敬真聖
賢遊集所宜也且有為無為於我不碍弛之則若洞
其中用之則若涌於外蓋克因其源乃能動而必濟
也今禪窟洪容長老俗姓劉氏本儒家子早詣石霜
契其大指順而不說簡而必周始自清涼歷禮至是
山乃極林棲之所遇太尉李公駐軍高平首實葺攝
遠近道俗莫不聆驚今蒲口龐西左揆嘗因題記亦
備贊揚則容公之道益光矣凡梨莊樓齋堂共一百
餘間又示羅漢潔峻之相以漸化服而復日集方丈
款衍上乘自漢江北流以至魏晉之交其俗堅悍難
誘今則悉為佛人矣且善教重儒者雖指摘其言而

必以言反覆曉諭當自釋然若編簡接于前皆達哉
於側彼將寤臣之不暇孰冒悅而從命哉律刑書也
經詰等也釋乃訪勸之宗先別其性而後入人者耳
故其道至隱其功至博不可察也嘗念畜技之外以
速傭隸雖養養至豐莫不苦于受制殊不知羈縻之
勞或能避死而方寸之內不形不聲耳請託其力者
愈莫能爭以比淪陷死生之域歸劫不能自脫其苦
何如哉噫苟非三世之尊夷山幹海六祖親提振其
銷欽長老繼作磨昏扶暗則被撲火以自攻有雖焦
爛而猶未悔也今乃聚其徒修其居永為一方權施
之會且俾其人福甚倍茲然則容公之績焉可抑沒
哉耐辱居士病且死不忍其門人患休患海之勤請
也直紀永行惟以滿畧為愧云中標山人耐辱居士
司空圖撰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九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十

一鳴集

雜著

壽星述

國史司馬先生辭歸朝中贈詩號為白雲集于

天祐乙丑歲八月五日過僧閣云昨夜嘉祥西

閣望老人星見為時明十四日朝泰其日大河

府泰老人星見曰以壽星自奉公之作云云

自昔貞期不奏迄軌難留堯天大而必容豈追獨往漢

道寧而方至於亦起然未足濟時且資淑俗宜証商吟

乃稱投揚若某者孤立多虞衰年謝病固耕畝而自給

非欲厭山知在水而無堪使當為神一作杜莫敢張皇邴

臺與張巢由且自頃求賢多因辟皆蓋乘運泰莫顧才

難今上詰柳臨元熟報服英家贊勉勤之音幽人荷旌

賁之恩雖云別追亦謂優禮但已中拜聞况逼慈車異

修知難之規免冒曉榮之誦昔江表則賦詩而褒孔令

茂度則出錢而寵疏翁時振孤芳實標勝事今也龍門

迴望鴛蓋交馳落日琴樽前朝閣畫想家山之畔石路

客處之漁舟白首歸心黃花綠路來時不下深寒海上

之鷗去矣自憐放曠人間之世斯乃僅能忘怨庶可息

機故基高風恨煩眾作詩家此會非邀清夜之遊仙衆

去不迴別有白雲之集徒樂遠唱益愧餘才

推英集述

名利之機古今相乳混惟一段弘明兩忘或高視於徒

天或雄張于擊水拾麟作鳳孰降寄夫摘屑提珠互能

釋映選則以身行道密則見志於言各擅英重寧甘頓

挫自昭明妙選振起斯文崇雖若於方將恨暗經于既

往當西施之說錢下實城眉豈伯樂之停車空收駿骨

乃使盛時才子翻銜泣玉之冤異代沉寃祇樹凌雲之

譽九原誰說千載旋懸恩格前規用伸來者至若金屏

照灼純綺追攀松之則管樂通期峻之則彭韓絕倒人

人聯路雲臺之此日豪華處：寫荒山傾則當時寒落

各盛隆鼎競煥綉油耻餘譽于雕蟲肯爭英于墨客世

上之九霄梯級總阻爭先機中之五色烟霞無防倍價
知音嘿已作者誰尤思慰窮津用微遠謙想其黎黃洞
奏錦繡隸陳滿註天緯地之源胃離萬象驕暗月吟風
之態萬華一毫因當獨異牢籠忘情帶芥況牙絃入契
郭握輝珍欣傳寶奏之微免若技光之嘆固已起心不
朽撫掌浮雲探奇而南宮驪泉炫彩而誇勅魚城夫者
言此事在演致于全篇賦象綠情或標工於隅句雖窮
文必備方成隱露之姿而翠羽已寒猶稱遠近之玩誠
欲兼披于筆海亦當開報於蘭薰人不陋今才惟振滯
韻蓬黃子騷雅寄粉澤于風流寧獨非公蓋止文游之
內惜將罪我蓋知聚米之難題以摧英虛能臂聽有唐
儀曹外史司空圖

觀音懺文

伏以聖感至誠祥符吉普久期昭仰報用莊嚴上以報
同極之慈下以達平生之願亦冀仁滋靡愆福必旁臻
且自叨竊一名晚夕三省處增隱思有負深知以此歸

心誠無愧色必也行數暗室素履分陰飾偽佑名來機
捨惡於家則崎嶇自奉忌骨肉之親寒于國則苛且求
容啄生靈之膏血是乃神惟必照見得而誅敢將負蒙
之身曲累無私之照呈若見持塞分將觸禍機或不幸
以逢尤或求全而受毀即常希推估必保孤危況積疹
初平殊恩有自豈齊注日用表成功所期却盡微塵不
竭依技之惡塵流永荷共成香火之緣粗需并誠仰迴
元鑒

迎修十會齋

非才非望過忝過崇一舉高科兩朝美宦遭亂離而脫
禍歸鄉里而獲安門戶粗成簪纓免絕四十八年已往
未省欺心百千萬叔管來豈達善道今終可保止絕阿
傷災疾所繫古今常理但難勤懺悔未去癰腫大宜均
罪於鼓刀小合誤償于夫子此蚊蚋之類屢有傷殘僕
衆之勞時加蓋焚或存或沒若重若輕並願各遂逍遙
求袪寃結日前恭備世：相逢身後林泉生：自道仰

慈悲之宏播成爲顯之路因秦動有情沾濡共泰

雲臺三官堂

蓋聞元胎衆粹真極設官實日星而洞六幽攝品衆而尊三府雷鞭電狀未窮捷邊之威鬼伏神藏盡在指攝之到容光必照暗室難欺人倫知教義之宗天吏報綱條之日容弘善貸普濟厚生固宜上報君親下護成屬衆千金而喜拾玄鶴尊儀願百寶以義成則崇秘殿共中虔懇永結良緣使人面拘心不殘賢而寄善銅頭鉄額自割角而推牙免陷危機皆逢靈網況此觀地連名歡境勝玄都在塵覽而可知乃衆星之所集一池藹宿時：而雪裡異香五夜沈寥往：而峯前仙樂聞於肝寶雅合歸依今則自屬時艱多濟力營謀若不并朽辟難朽塵蒙而廟貌全廢辭殿而天衣半脫莫能起敬但遠近缺將者係作之功合冥修崇之指倘使丹青克煥結構重新必憑香火之因永拔沉淪之苦幽明洞感罪疾咸祛家游不死之鄉國度無疆之祚蓋故斷魁免助

虛於三昧控鶴龍天權祐於一虎別置金天之社長爲玉帝之神凡願列名庶同不朽

十會齋文

夫萬殊皆憫仁慈普救于幽冥十會區分王道同歸於平等當敬懇求哀之地是愍偶就酒之時開夷路於前程遙騰波于滄鼎欲使天人洞感存疏均休乃此日設齋之意也况屬魚樵方滋仁壽宜逢大眾共歸良因無緣則三道寶階如登劇樹有願則十方淨域便超塵區今則妙供已陳散花乍雨維摩赴會捧瑞露以同沾羅漢飛空曳危峰而亦至蕭索某等感誠門上列或金穴豪家將離別驥子起群令侶則麗眉神至軒車競路士女傾壚法鼓雷疎震衆局而動輪天香飄烈擁日氣以盤空於是跪捧寶籙連枝玉軸其將功德未用莊嚴伏願諸王及五道六曹冥官永作尊神益匡善道使幽冥共仰養動如歸緣端不謀於樂輸齊者復中於衆懇諸官並受摩品旁沾伏跪過去專靈見存家奉皆憑護念

免怖沉淪恃王心而若恃私心觀地府而如觀天府必致清流山上達吳高而先告言得黑暗空間過神龍而別照照燭雖帶遊仙去住無常而若海登舟竟觀共濟生。隨願兒在疎鄉底。安居便同極樂凡間鏡兒連脫藕口用顯合靈威赫蓋有

注慈征賦述

夫妻象著文炳靈叶真擅流宗於華海則時仰龍駭技藻于天庭則國寶雲雨至若金馬角勢錦字爭妍燕衣漢魏之雄迥跨風騷之域宏才獨振何氏無奇慈征則會昌中進士盧獻卿者明所作華胄開生冠五百年高視靈娥在握照十二乘非珍駭絳豎以清驚諒駭而電戰慈起言象時映古今而如沮陽城妖輕吹風惜歲華之易晚嗟晚桂之德期舊國蝶惟縈憂別怨芳時厲度浩蕩竊慈慈去郭以扣毫慨征秦而寓古銷洋在曉梗樂可陳觀其才情之矯矯也有若寬律疊鮮金綠晴天篤塘巨碧芙蓉曙折浪點思芳瓊樓說粧烟霏晚

媚絃銷神界其雅調之清超也有若縹渺驚紅翠。塢空疎簫凄戾羽聲玲瓏幽人喙月離歌風其遠進之壯兒也則若雲鵬迎舉每踏天字蓬井滄溟蓬瀛倒昇百萬交鋒雄校一鼓其富詞之哀怨也復若血凝蜀魄抹斷巫峯咽水驚夜冤口露空日現慘浩冤荒荒其變態之無窮也則若月吊邊秋旅懷悠。湘南地古清輝處。花映春人玉洞扁春澄流綠豆熟然目極斯蓋綠情紛收觸與寒搜迴景物之感寒刺人臣之哀樂窮微靈美口舌排今且自體愛江南氣凌都下雁分工拙差可抑揚枕欹飯以技奇則思繁麗動徒牽庸而綴學則格滯與理唯彼遠能是稱人巧泛鋪輕綺弄機捷符雅律之太裁八音叶暢類非烟之不染五色相鮮洞雖純于長雅步鎮留于於古况應通家者分總角忘年人中則酌仰神仙席上則便饒鸞鶴破琴傷笛無復知音學筆摘料頻驚借彩符談交之可作嘆寶鈔之徒慈猶幸斯文備存遺跡口符增感涕下何從昔而漢辭駭

方聞注釋三都待引即和賢豪寄測妙以賡蔡厲當仁於命世豈伊孤陋合選討論將時旨遠之機已盡汲深之力附修名而不朽量環慈以多慈粗拊指歸難酬願遇銜微明于公辟敢議爭英洞節奏于旋宮竊期攀鶴

陸車文

自古事冠人倫世錦風紀度列鼎鍾家傳踐履江左雄張山東潤視王則七世侍中楊則四人太尉鍾崇開國承家未若陶官命氏兒郎偉我使主炳靈標彥應瑞生賢虹騰照應鵬蓮序天雕彩法甘綴齒牙而含咀麒麟倒鳳紫肺賄而盤旋千般事豈勞借筭萬里程可在著鞭不學伊呂望竿頭釣他將相不弄作孝廉船子詐道神仙夫人琬躋落發金錢延長令儀淑德玉秀蘭芳軒冕則不悅沂水官婚則別是晉陽而家好合千載輝光兒郎偉且子細思量內外端相事：相稱頭：相當某甲郎不誇才韻小娘子何暇調粒也甚福德也甚康強二女則牙：學語五男則鴈：成行自然結畫提解文

章叔手子已為郎相識門來盡是丞相榮連九族祿數千箱見那兒女婚嫁時地顯度萬堂兒郎偉重：祝願一一誇張且看拋臂必不尋常簾下度開繡幃階前勇上牙床珍纖映爛龍膚磨香金銀器撒米雨點錢鋪堆高並坊塲音樂喧喧燈燭整燈滿盤羅餚大棗酒菜兒郎偉拖擔將歸去教你喜氣揚：更叩頭神伴擁護門戶吉昌最要夫人娘守賢和會事安存取箇國家可畏忠良

咸均說

臣聞元胎凝象樞器府以飛芒曜曉諧神闕環天而辟會臨山嶽暫沉妙靡于瞻鸞嶺谷搜奇寫珍瓏於佳鳳叶六氣則生植必茂文八音則錦繡相宣既象物而有風乃昭功而示德周旋畫美難益隨時清廣嚴禮肅和鳴而備繁紫壇嚴薦受繁祉以貽琛備鮮化之元機契窮神之妙用故以感動天聰託網人倫落迅羽而落丹霄怡驚波以澄紺海訪歸昌於瓊樹一變探神事非增

於瑤階三苗飛枝掄揚風紫粉飾元嵌足使鸛列呈妍
勝飛容而合緒龍講表味起浩歎以違春而大璞久雕
迷風益扇浮音薄思雅曲沉英要聲口靡漫之妖就楊
娥娟之奏金華翠羽通飾于充庭去雁吹蓬已無資
于易俗紛葩其辨派併萌生司成廢蠹胃之文端委珠
防民之制雄門災起誰懲燕女之荒風德日哀無救閨
睚之亂類波兢異詭趣繁興吟注狂會於四夷叛衍局
和於六器瓊樓月榭亭添上國之香柳華花紅似卷迷
樓之態况乃高堂聘望國扇傷秋少年快路之期落日
灰蟬之感行人贈恨折楊柳以徘徊隴水分流度關山
而幽咽芳樹哀相思之意卷衣追舊寵之懷烏啼則興
詠于進：子夜則如情於脉：漢殿之雪娥一去口思
銷魂淮王之仙馭不歸小山留唱鶴離曉曉石申壯
士之悲寶鈿輝獨獨祿分天之憤驚鴻歸思蛾蝶纏
情象陽之深監驚神霽下之無恙忘返江天浩麗香春
思於龍舟綺閣嬌頭龍仙安于玉樹莫不常羅紙質分

被謳謠芳情盡寄于絃心巧變適新于漢上悟晉臣之
竊視其乃哀乎微單子之格言將焉用也復有南鄰宴
衍北里追隨綽軸爭奔蘭堂洞敞閨輕盈而入阮送英
冶以東春名錦協律之籍妙軼總章之觀玄雲起唱聲
樹分行法嬰之翫賞人間淨現之曾誇掌翠城低飲
假畫扇而初凝鳳翼旋披瑞霏香而不印綠蘿山畔徒
有傳名金谷樓中猶應掩嬌輕埃漸訝泛空碧之橫雲
或結繁收失凌波之迴雪既而麟屏羅簾燈燭夕發
紅艷於金華池蘭英於琥珀瑤釵進紛紛儂舞勻炫華
藻之新飛林重霄之寶器連錯錯紗鞋輕綉于花叢
態嬌和鳴上客潛驚於煙際雕遶隨促玉竿橫飛塵珥
醜顏亭裾屢舞晚霽彩筆遙申嫵婉之情月曉蓮塘更
亂難人之唱必使傾懷賈笑悵歸路於太行失意沉清
憐霜鋒于使客且秦國敵霸先輸婢奴之工楚劍室銓
牢謝優倡之拙龜山速徹迷津則原類吹毛魚藻陳規
式宴則唯思在鶴紫華託好論誤忘歸感德何親雅風

洞爽愉心炫目俱堪超禮之譏異軫分流彌會相法之旨猶是史遷舒涕憤沉溺於哀周首屆振升顧儀形于治古迴曰陛下含徽握契吹洞靈之微蹤取道斯元演咸池之積潤豐龍肅駕爰致九辯之神八風迎祥再獻五英之符非烟氲媚應玉燭以登壽皓質依仁樂神局而暢律雖循機之思必無謝于繼軌而制俗之規猶未先于放鄭夫南薰北斷禍福相滋底物窮微興亡是繫繁聲靡泰建武之貞範斯存狀貌一作無容太初之芳塵可挹得不地襟酌訓經處防奢擇瓊璫養命之符受帝女昭華之瑤探靈洞化但累黍而無差思古研幽將一變而可任應鈞容旨合契乾心追六代之英華汰百王之口滌豈容極變席勢口兩見以遠能高攀憑臺仰羣儒而獨已愛唯尚質貴在揚清動以數愉辭之仁義非簡節繁文之制不用於明反非崇展燕育之姿不傳於委巷使牛刀學割必姿武臣之猷焉羽將持敢懼宛邱之判然後返歌駕于海嶠離群騁于瑤臺魚龍息曼

衍之陳吳薛沮覽離之獻旅底絃吹先嚴實於材人司黼糾繩次中嚴於權右倘迷母帶子獨貽貽隱之詩綺殿台臣別奏登封之頌口唯洽禮運無縱于流連奉則緣情但取優于名教仰春藻上苑空凝旒奪之情月滿西園寂寥美衆之艷式數圍範交暢人情澄積崇于一時廉清風于四表豈復平西長文薦淑麗以希恩司律中郎恣哇咬而祓寵則必三莊八佾休備溢于蒙門恭請夏絃服祗庸于胃子自然調元漢廣關瑞律而實氛氳駕俗遺華拂滿鈞而明將議臣當慈待扣恩謝識微虎鳴得錦里之謠象舞闕青舂之致孤桐鞘響惟均而露之滿泗石含清太冠雲龍之節編蓬反素毋孽環以忘機汗簡潛心營香米而口憤實願布風正始擬制旋官絢雅傷化之源克裕閑邪之範仿徽猷於頻度酌茂實於開元生鎮說託式清諧靈長用撤書疏志慕禹允之貞規今日裁成繼翁始之謠諶春臺自照希希金奏之和下曲難投猶阻鈞天之薦諸錦屏而託賦徒欲輸

忠仰銘閣以乾魂斷同雅切

乾隆庚子十二月十二日宋刻校于知不足齋

乾隆丙午七月咏辛居士從知不足齋主人借閱

重校一過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十

